

遠安縣志

藝文志

文字者才人精神爲之也遠安鳳山鍾秀鹿苑呈祥都人士以及宦遊諸君子撫景興懷文章詩賦自成一派而運會之隆風氣之盛山川之靈秀政教之修舉咸於此見焉志藝文

藝文文

梁文

元帝御撰清溪山館碑

原夫法象莫過於天地著明莫過於日月鼓之以雷

遠安縣志

梁文

卷六

霆潤之以風雨威秩無文所以名山致祭峻極於天清溪山者荆南之中岳也隱隱干霄亭亭無際雲蓋三層如在帝臺之側桂林八樹非異景山之旁輕霞亘起影落照於陽溪清風遠至響猿鳴於巫峽西臨百丈之穴南帶千仞之水洪源湛淡長波縈復

宋文

褒封龍女祠記

長林朱

震

翰林學士

政和四年荆門大旱郡守李公遍禱羣祠弗應乃遣僚屬請雨於昭靈祠迎像汲水設壇於蒙泉雨隨像至屬縣霑足公狀其事詔易廟曰靈貺是歲冬迄明

年三月不雨公再命當陽請雨於靈觀如初禮雲霧
勃興象及邑雨如注公復請加神秩是秋又旱公再
命禱之而雨不絕者二日公廉舉前奏至於再三有
詔封通惠順濟夫人公謂震曰清溪龍女祠舊矣曩
倅峽州行縣至遠安屢謁其祠見田旱予默禱輒應
因遣吏迎水膏澤沛然乃欲抗章請封是時神像服
絳袍高冠劍佩如王者一日僧清皦自言兩夢女子
靚粧麗服立方丈室前既覺猶記其目光如日清皦
持戒嚴不妄語予遂以龍女請焉此昭靈之初褒也
詔既下寺以綵爲詔樓具饒鼓前導奉安于州之東

遠安縣志

宋文

二

卷六

山寺僧元皎復夢女子徘徊於樓下俄而風雷至有
物飛去鱗鬣可指數於是州人以清皦之夢爲誠然
而盡易舊像矣子其爲辭以記之震拱手起唯踰月
而未及書他日公又謂震曰荆門自是或雨暘愆期
禱祠莫聽彼神龍之宅不可以不祠予所以供獻粢
盛制幣者蓋起來者祈禱之聽也震始朗然而悟曰
吾侯愛民之心至矣愛之真則憂之深故越疆而祝
折躬而請雖得於傳聞夢寐之際苟可以從民之欲
者無不爲也無不至也是以事行而民悅氣和而雨
降可不書之使吾侯之心昭然於後世乎

附勅文

勅曰靡神不宗有周所不廢不惟思所以慰民望亦可以見百神之受職與否也爾慈惠正直惟人是依迺者農畝告病郡縣吏若民率請命於神祚多降福有司多此靈施願益崇封朕惟縉紳大夫凡有功於民者雖高官大爵有所不吝而況於神乎哉可特封爲通惠順濟夫人神其嘉惠益懋厥施以福元元

明

劉侯順時創修縣志序

鄭繼緒

遠安縣志

明文

三

卷六

貴陽劉公椿檄令遠安之三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其駿績鴻猷班班刺人耳目已迺復謀及縣志而言曰志也者所以志一邑山川人物戶口賦役宦蹟賢良貢舉節孝傳往事以昭將來四海九州何郡邑無之今沮陽自漢開設來近千餘禩而志則闕如間有抄錄者亦十亡五六計自古迄今不將爲長夜乎余甚悼焉因搜羅舊牒詢謀故老摩倣府志凡例而編次焉志成剗剗屬叙不佞不佞竊惟古者列國有史若乘若檣杙若春秋可稽也自秦易封建而郡邑則守令卽古有國之屬而志卽史之遺意也魯史總記

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經孔子筆削一字之褒榮於華
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萬世凜然有關於教化風俗
者甚鉅而曰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蓋其慮
遠其義微後之人童而習之猶不能窺其藩籬而得
其萬一今觀公之纂是志也內秉諸鑑衡外參諸輿
論無溢美無隱詞據事直書卽田畯之輩猶能誦而
曉之此其砥世礪鈍有裨於教化風俗者又豈渺小
哉語曰不習爲吏觀已成事又曰未有鼓之而不舞
者也故人雖神聖一行作吏詎能徹奧溲蔀屋而悉
昭之人雖下愚未有不樂美名而忌泯滅者惟觸之

遠安縣志

明文

四

卷六

無其機耳今志俱在也凡宦於斯者手是篇而目之
觀戶口幾何賦役幾何必思所以撫字催科之術出
川人物幾何必思所以保障興起之方觀宦蹟則瞿
然曰某也良某也廉某也名宦有祠某也去思有碑
某某徒具名籍而無可紀則必翻然省勃然思條其
綱紀齊其法度懼有以滋清議口恐無以當寸管書
兢兢馬日夕乾惕不至聲流異代不已也其生於斯
者手是篇而讀之見賦役有定規則後時以逃供上
者易慮見節孝昭簡冊則犯上以扞文網者改弦見
科貢賢良則赧然曰某某均若人也胡爲榮顯當今

名垂後世某某均若士也胡爲行表閭闔崇祀學宮
士則奮發於其身民則勸勉其子弟人懷長厚戶溢
絃歌不至步武前賢不已也今而後循良繼起者皆
公之芳躅比屋可封者皆公之化導志在一時功在
一時志在萬世功在萬世卽所稱春秋者雖不無稍
遜其褒貶而其功用豈不可以左券索哉不然徒曰
紀時事已耳誌爵位已耳循循無所裨益是豈公纂
刻之意抑豈善觀志者之所爲乎媿余不才忝司學
政無能以教化倡斯邑今獲叙是志附驥不朽非厚
幸也夫非厚幸也夫

遠安縣志

明文

五

卷六

重修縣治記

周洪謨

遠安在萬山間南距夷陵東接當陽西連三峽之境
荒落尤甚達官巨人終歲不一至其地邑小民寡固
不難治但以地多閒曠流逋日集囂悍多訟爲奸爲
宄而欲使之各得其所則亦不爲易爲余同郡友何
君磐之爲宰也甫及三年威恩並行主客之民旣皆
悅服而又脩敝政飭文治首學校次社稷壇壝次城
隍諸祠旣又飭其治所前則廳後則堂廳之前左右
爲屋各十楹以爲諸吏分理案牘之所又其前爲麗
譙功旣畢其士庶父老介太學生周法之來金陵索

余言鑿之石以識歲月余惟何君事神治民皆盡其道以至治所之葺豈徒爲自奉計蓋所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修己以安百姓者將於是乎在也嘗見世之宰小邑者往往以無力爲辭而舍茅茨之下至於學校社稷之類傾圯不葺蕪穢不治何以施政而慰民望哉觀何君爲之有方咸著厥蹟財出於公民不告勞誠可嘉也已故爲識其本末之大畧以爲記

重修儒學記

周洪謨

昔者言游以禮樂宰武城夫子悅之先儒疑武城爲巖險用武之地而子游能治以文余嘗過其故墟而遠安縣志

明文

六

卷六

見其皆平原曠野非巖險用武而不可文治者也夷陵爲楚西塞在三峽之口歐陽子稽其地僻而貧至所領遠安縣又其北二百餘里大山長谷荒險尤甚其土著之民百室而河洛秦楚其流民之集殆倍蓰焉是以往往寇賊姦宧悍難治真巖險用武之地較之武城可用文治者固不同也吾同郡友何侯磐宰之三年乃能如言游以文治治焉以謂學乃禮樂教化之所從出而廟以祀

先聖先師隘陋弗治何以妥

聖靈而美風教於是捐俸鳩工伐材木陶瓦甃首葺

正殿兩廡重門及明倫堂博文約禮二齋宏敞偉麗
美於舊規以至倉庫庖膳之屋靡不畢備朔望率諸
生謁拜春秋丁祀益虔弗懈優禮諸生而飭之學是
以鄉民知侯篤意學政有所向慕而士之游其間者
亦加奮勵遂使遐陋閭寂之鄉皆知尚禮樂文物之
懿侯可謂達其本者矣謂君子學道則愛人者侯其
庶幾哉撫綏流民一視如子而爲興社學以訓其子
弟使皆誦詩讀書而遵孝親弟長之義且擇其秀者
以爲泮宮弟子則遠安學政細大畢舉又何頑之不
可化陋之不可文學官歐陽渤多侯之功介貢生周
遠安縣志

明文

七

卷六

法之復來南雍爲具其事之本末使求記於余余故
嘉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至云

城隍廟記

揭洪謨

城隍之制肇自神農黃帝而古禮載百神之祀則無
其文自李唐以來始祀於吳越至宋則通祀於天下
入於

至聖廟凡天下屬祭必以城隍主之由是天下郡縣
莫不皆有城隍祠也然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而以義
起者其城隍之祀乎或曰郡邑有城隍而祀之可也
其無城隍而祀之者遵成制耳余曰不然城有因山

陵以爲城者隍有因江河以爲隍者其無山陵江河之險然後加築而鑿焉其依山陵江河以爲之者豈山陵江河之神之外又別有所謂城隍之神哉蓋雖無城隍而封疆之界足以域民山谿之險足以固國者亦城隍之謂也夷陵遠安之無城隍而祀城隍者是已祠在縣治南一里年久彌敝余同郡友何公磐之爲宰也百廢俱興乃重建城隍祠旣完且美乃遣人來金陵屬余筆其事於石載歸樹之祠下庶後之繼官茲土者嗣葺之使不壞嗚呼幽而事神明而治民有司職也神安其棲民安其所職斯舉也何公其遠安縣志

明文

八

卷六

可謂無媿於此者祠成於天順六年冬十月而石鑲於明年之夏六月云

建守禦千戶所記

劉英 知縣

武備所以保障國家安民禦患也其要在乎選將必其有文武才諳曉軍機者然後能統兵守禦以甯其地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是已按荆襄與蜀接境遠安南漳竹房一帶西陵三峽皆深山叢林地多曠闕先是各處乾旱水溢流民於此就食又有竄逋盜賊藏匿其間蜂屯蟻聚在在有成化二年石和尚盜起襄陽烏合之衆其應如嚮已而遂致劉千斤作

亂大肆猖獗事聞皇上廼命太監唐公慎尚書白公圭撫寧伯朱公勇將兵擊之斬獲渠魁獻俘於朝事寧班師大臣會議遠安路當衝要宜設兵備禦遂於荊州三衛分撥官軍蘇懋宋璽蔡溥鎮撫吳英龐清百戶胡俊游能杭懋傅通姜雄龍偉蕭綱李俊陶綱江禎常安張忠陸榮蘇縉一十九員旗軍七百名時叅議寧僉事湯都指揮黃貴荊州府通判王雋相城於縣南名曰東莊坪開設守禦千戶所工力浩繁久未就緒巡撫都御史劉公來視而嘆曰此非細事匪才力超卓練達有爲之士曷克任其責耶乃詢於衆

遠安縣志

明文

九

卷六

得荊州衛副千戶朱綱薦之俾掌所事果能夙夜匪懈竭力經營修城鑿池創立所治城高一丈二尺周圍八百餘丈闢四門初則指揮李政張高許英戴昇共贊之城樓則遵奉欽定太監韋命令倣效均州體式其所治大門儀門正廳後堂東西兩廊及百戶所神廟營房次第俱備有局匠以造兵器有倉庫以藏弓甲外築長堤以防水患凡材木物料之費則巡撫都御史楊公發府庫餘積以充其用創始於成化丙戌畢功於己丑歲於是嚴號令操士卒振威揚武一方晏然規模氣象倍昔萬萬矣揆厥所自蓋由爲國

計者處置得宜爲備禦者官稱任使故也紀綱軍政者千戶宋鑑尤能恪恭職位修闕補畧乃諭於衆曰城完而守固矣可無言以紀其事乎來請於余爲直書其事俾刻於石庶後者有所考云

重修學宮記

薛綱提學

遠安縣新遷百事草創廟與學皆自舊縣徙置其規模雖新材木則舊不三五年輒頽圯蓋由是時興作紛然才力不給以歷年舊物遷移改作勢必速敝無恠乎其然也成化十三年秋八月余督學至縣見其傾圯之甚乃嘆曰安得振拔有爲之士來宰是邑而

遠安縣志

明文

一

卷六

舉是廢墜乎越二年吾浙之會稽劉君英除知遠安縣事余喜曰事濟矣劉君與余爲同里才高而名著初爲涪州學人稱其爲蘇湖爲廣昌縣人稱其爲召杜以往者驗之知其濟事也必矣居無何果能以興舉廢墜爲心顧瞻廟學愀然興悲輒欲新之自度官無餘貲民無可斂逡巡未舉者三年迨縣治就緒奮然曰是不可以終止也乃商度財用命醫訓向學董其事一竹一木必曰某山可伐某商可易也一瓦一甃必曰某土可陶某匠可用也計力而償量值而給錙銖不爽怨讟不興由是庶民効力百藝勸工首葺

大成殿兩廡粧塑聖賢像鑄造爐鼎祭器次作櫺星
戟門次明倫堂進德修業二齋以至泮亭射圃庖膳
倉庫與學官廨舍循序而舉靡不堅良畢備是役也
創始於成化甲辰冬十月落成於丙午冬十有二月
而民不知勞官不知費一出於劉公經營措置也
文廟舊祇行釋菜劉公以舊縣址給人佃種每歲納
其租以供春秋二祭諸生學荒於嬉久乏科目公親
督課業改授經義癸卯庠生蕭體高卽以詩經中式
鄉人謂之破天荒於戲劉公信有爲能濟事者非徒
廟學由之而新凡祭祀科目亦賴之以始也但惜乎
遠安縣志

明文

七

卷六

邑小民貧勢難爲又值新遷草創之後時難爲時勢
之難爲者能爲之况易爲者乎於戲枳棘卑棲牛刀
小試余雖有激揚之任而力不能薦也落成之日適
余再至師生合辭以文請余特識其事之顛末以爲
記諸生游其間者則李白袁州學記可規矣故不俟
余之贅云

修縣治記

何史訓

語曰盤根錯節可別利器循政立事可知良吏夫大
曰政小曰事爲政所當舉也苟有所遺缺非良吏爲
之疇耶遠安荆屬邑僻在深山舊治亭子山下成化

丙戌石和尚劉千斤召釁朝廷徵兵討之尚書白圭等建議以不可無軍控禦具奏擇地縣之東莊築城鑿池創立守禦所遷縣治并居城內時人民避亂竄逃止餘里半旣爲招集流民內附增爲八里久之所司因循舊者日就腐朽新者力不能致成化己亥冬會稽劉公英來知縣事召吏民諭之曰縣廳政令之所出六房簿書文案之所存儀門譙樓縣之壯觀又所以儆夜省衆吾今增修不費爾民財但用爾民力令爾民歡趨之於是伐木埴磚陶瓦工善吏勤並手偕作不逾年工畢規模闕闕煥然一新吏舍倉庫亦

爲修治外則儒學祠寺察院布按分司又各新剏此事之立也且教民樹畜力本自盡而衣食足摘發奸伏如神而爭訟息刑施凌暴之徒德薰鄙薄之俗而民翕然從治又作興文學勉勵生徒蕭公體高講經授題尤得其要旨遂登鄉試第舊學廟止行釋菜今則易以全祭此政之修也然則政事舉而道化行風俗易謂吏治之良也非與今以縣治落成吏民耆舊詣余徵言以紀德政余慕公之爲人樂其治行故不辭而與之言夫仁愛及民謂之德正己感物謂之政柳子曰賢者與之劉公宜乎當此矣遂敘之俾鐫石

以爲繼公者勸且知縣治之新又自茲始也

劉邑宰修學宮記

鄭繼緒

昔吳公稱治平天下第一史著其薦洛陽一人賈生
其他績不少概見豈作興人材爲吏道一義也矧乎
學校人材所出能作興而培植之其聲稱又當何如
哉遠安舊學在亭子山自成化年間遭寇變與縣治
並易於此始面南尋以科第不茂改面西焉然歲久
時移且屢經遷革故殿堂廡壁門墻之類或傾或腐
頽然不足觀卽官師朔望行香春秋釋奠亦凜然恐
或墮而不敢入也其所謂教諭廨舍說者謂廢之將

遠安縣志

明文

三

卷六

百年俱僦居民舍云萬歷戊子劉侯來尹茲邑顧瞻
徬徨慨然興聿修之心會司訓張公二和議欲募諸
鄉縉紳先生與民之殷實者徙置於北角樓間侯不
然曰修學有司職也奈何預民爲且此與彼地相若
度之不過尺丈間豈有利有不利也卒寢焉明年八
月不佞承乏邑博寓居社學中侯爲不佞言曰此非
爾所居也余畫之素矣幸待之越明年侯下令曰某
日修

文廟建廨舍某材木某山所取也某磚甃某工匠所
誕埴也無一有擾於諸民民毋指余修建故漁獵於

鄉也乃鳩工聚材不一月而舊者新廢者舉凡殿堂
廡壁門墻之類與

啟聖諸祠併神之牌位無不一一鼎革而丹漆之其
不佞之廨舍亦不終月而就居焉落成之日邑之父
老子弟鄉之縉紳先生咸駭然曰何壯麗也何向之
無而今之有也何有此興作而若輩罔聞也殆其神
哉殆其神哉余竊謂物之廢者非一日而廢屢之傾
者非一旦而傾其所由來者漸矣自成化迄今尹茲
邑者不知凡幾率傳舍其官幸得朝夕代去不以公
事爲事至侯而始修建修建而民不知勞不知費侯

遠安縣志

明文

四

卷六

之政越度前人遠矣哉不甯惟是繕賓館修城池開
淤河增社塾善政縷縷未易殫述獨是修學之舉羣
弟子朝夕課誨之有漢吳公薦賈生之風然作與人
材不止於一人已也今諸弟子感恩思奮抱賈生材
未可量而以劉侯之政之心信今之吳公無疑已劉
侯爲誰諱順時號龍陽貴陽丙子科鄉進士也贊其
事於始者司訓岳州張公二和司幕閩中林公鑄觀
其成於終者司訓邵陽湯公聰司幕劔邑夏公師且
不佞繼緒實覆庇不淺也故樂而記之言俾游於斯
與後之居於斯者知所感且有所考已

體察民隱說

明知程 典江津
縣舉人

天下目之所未見者不獨一處爲然予初承命之遠安宿青谿寺後以公趨府州歲數十次皆館穀焉無異公署也然見其廊宇傾頽僧人鮮少田土荒蕪狀甚蕭條詢其故乃知寺爲衝途差賦煩重不惟供億官長抑且支應從者一或不饜欲呵叱加焉更莫逃浸潤口予乃喟然嘆曰天下擾民者吏胥而殃民者官長吏胥敢於需索由於官長之好逢迎鄉人見公門中人加意奉承始則以爲人情供其乏困久則習爲定例不問有無寺何爲而不蕭然哉不知父母者

遠安縣志

明文

五

卷六

無不體恤其子者也有供甘旨之時有供菽水之時有併菽水不克供之時行李往來一飯一蔬足矣烏用費民費萬錢官止一飽何爲也者亟下令寬其賦役戢其侵奪嗣後過往僅資薪水有苛求者以枉法論不二年傾者葺逃者歸贖舊業種材木駸駸乎有方興之勢嗚乎知縣知一縣之事耳目之前而有所蔽何問其他是寺爲縣治咽喉職茲土者所當軫念然不獨一寺爲然公門內外所睹者本官一人目之所未見者尚多也下情烏能上達向使予不問問之而不爲之所則是寺廢矣後之君子其留意乎

重建青谿寺碑記

任開李

槩貢生

遠安縣西南五十里許有山曰雲夢山之麓有穴穴之源出於岷峨悠然澄然一碧萬頃自古名爲青谿唐肇創寺於其左寺亦因溪得名陳子昂李白元禎高駢皆有題詠元至治重修迄我皇明萬厯御極幾三百禩梵宇圯頽幾成廢寺適江津程侯別號五江者來宰斯邑一日憩寺叩僧以弗葺之故僧對曰是寺東接當陽西去夷陵南通襄鄧北達江陵官使絡繹供應浩繁兼以甲戶差繁僧眾流離曷克及此公歎曰寺當達道行旅賴以止息可廢哉遂議寬其賦遠安縣志

明文

十六

卷六

役戢其侵奪並先捐俸金以爲紳民倡又命住持悟安可亮首僧洪哲鄉約傅鉞等勸募眾善士襄助有成數乃鳩工庀材諏吉興修正其傾者易其朽者黜聖而丹雘之未幾煥然一新矣僧弗敢沒眾人之善乞余言以誌久遠余曰自元壬戌迄今數百年又重修之倡於官募於僧助於眾行旅有賴猗與休哉是可紀矣爰叙其事而泐之碑焉

重修青溪寺碑記

官兵備道 宋楚望

青谿之名著自戰國鬼谷子山色青翠不染纖塵谿水清冷可鑑佳麗甲荆郡古今稱勝地焉其時自晉

惠遠禪師開基繼爲臥雲祖師道場由晉歷隋唐至明中間千有餘年疊圯疊修其詳遠不可紀宏治七年寺僧了儀重振宗風寺遂以盛嘉隆以來賦役繁與甲戶派累官吏兵役需索繹騷如同傳舍僧力不能支半多雲散寺田日就荒蕪兼爲豪強侵冒是時壁頽牆傾幾於香消煙冷矣萬歷五年邑侯程公洫任經寺中惻然動念謂高安六寺首列青谿名山勝蹟載在邑乘忍聽泯焉忽諸因招集僧衆清查田畝痛草雜徭嚴禁差擾復首捐廉俸命住持可亮悟林募衆重修寺賴以存復賴署縣熊公詳請道憲凡官

遠安縣志

明文

七

卷六

府經過不得派辦酒席兵役往來不許住宿僧舍勒石永禁使千百年清淨香火不至等於驛亭郵遞則二公大有造於茲寺也天啓七年寺僧洪定踵前人遺規更加式廓寺前谿環五曲橋列三渡寺中睥嚮豐融禱祝雲集固荆郡一大叢林也明末兵火屢驚村舍半爲坵墟而大殿獨巋然如魯靈光疑有神靈呵禁歷今百有四十餘年物久必敝禁遠則弛昔時舊規日漸陵夷乾隆丙子予自江蘇常郡得告歸里攜幼子光彝來寺覓靜室爲讀書地見大殿有棟折椽崩之勢法像塵封令人惻惻心動其別院七處散

列大殿前後左右參差不相聯屬且皆漫漶傾欹未
堪駐足因擇地於青龍觀後別構草堂數間主僧嵩
岳晨夕晤會每嘆寺宇摧頽志在興修而難其費予
謂有志事竟成昔世尊嘗與大眾千二百五十八人乞
食於舍衛城中率皆沿門持鉢予當不吝一疏越二
年予終養事畢遵例赴都奉發江蘇鞅掌淮徐四歷
寒暑始以老病乞休癸未季春改葬先恭人於茲山
之中嘴時寺中土木之工已興而往返倉皇未暇叩
其費所自出辛卯再至則輪奐璀璨法相莊嚴煥然
重振矣大殿制仍其舊材易以新金碧輝煌巍巍大

觀也別院修飾補葺丹堊采繪亦皆燦然可觀週圍
繚以垣墉與大殿聯爲一體而局勢益壯其頭門之
天王殿大殿西隅之關廟則昔無而今有也予爲嵩
岳賀曰此老僧募化力嵩合掌曰寺中諸佛菩薩實
賴衆善重開生面十方功德敢忘所自至各殿之庀
材鳩工樸斲丹雘之需除居士在寺時倡捐山松百
餘株外止募附近鄒周羅柱料三株耳未敢妄求佈
施也予憬然異之據現在土木瓦石匠作食用諸費
不下千餘金旣不同海市蜃樓豈真有鬼輸神運一
旦成此空中樓閣耶嵩乃將積費修理之由爲予觀

縷敘述始知寺故十房而絕其二彙遺產而輪管者
舊矣歲約租三十金官府胥吏兵弁往來酒食支應
約去十之六七餘則管年者留爲經理私院之用予
初來寺適嵩值管年邑侯蘇公總戎喬公籍皆江蘇
與予以名相知戒役卒勿輕入寺中而支應之費頓
省是歲公費所餘贏前數倍繼有邑侯宋公總戎張
公亦皆嚴飭役卒恪遵舊約以故所費益簡嵩素具
幹畧善心計又躬自刻勵節衣縮食計母權子用能
銖積粟累日增月益漸致盈餘出公費以濟公用守
寺田以修寺廟一僧獨肩其任衆僧共襄其勞並不

擾累居民而關廟之創建且各罄私畜以觀厥成尤
能補前人所未逮厥功亦何偉哉下視黃冠緇流藉
修廟爲酒食資又或斂公物入私橐者賢不肖相去
何如也然非本邑文武官僚培植保護公費亦隨時
消磨耳無米之炊何從措手則茲四公者又可與程
熊二公同稱此寺大護法并垂不朽功德也予昔聞
故老言寺以谿著名其源發自岷江說雖無據但昔
寺中興賴江津程公今寺復興遇夾江宋公豈興廢
舉墜必待其人寺亦有數存乎其間歟抑發源岷江
之說不盡荒唐乎是可並誌也

醒世好佛文

提學薛綱

遠安有清溪寺寺之西有一洞洞之前有庵屋數楹
宋之時僧法琳居之遂名法琳洞元之時臥雲居之
遂名臥雲洞自後枯禪去衲往往有焉不能知其名
也成化十三年冬十月有僧名祖遇來自金陵自稱
慈海僧之徒入洞而禪跏趺而坐足跡未嘗及山下
久服水齋不粒食如此者四十有九日每歲率以爲
常十五年秋八月予督學至遠安宿清溪間遊洞中
祖遇出迎予問之曰洞岩僻寂非人所居何自苦如
此祖遇曰不如此不能成覺予曰人七日不食則死

遠安縣志

明文

三

卷六

聞汝水齋四十九日何術致然祖遇曰吾傳吾師之
教無他術也但先三五日爲饑火所燒體熱而倦力
不能支越六七日後水透徹覺清爽如常予聞其言
知心靜而元固得不死觀其形奄奄然若臥病之餘
終非久生者十八年冬十月予再過焉祖遇尙無恙
然庵之西楹爲岩之墜石所敗去禪所僅丈餘予詰
之曰汝能先知岩石之墜而不懼乎曰不知也予復
誡之曰石無慧眼汝非金身一夕再墜汝其齏粉矣
乎聖賢有戒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汝其識之慎
之祖遇微笑而不答意有佛力護持未必然也至二

十二年冬仲予又過而問焉祖遇亡人矣詢其故人云五月二日夜半雷雨大作巖石亂墜其聲震地僧然火往視之祖遇已在巖中左股糜爛矣急拙巖石出之昇至山下即死年纔四十嗚呼生而信佛未有如是之篤死而受禍未有如是之慘是蓋禪陷之也佛陷之也使其了悟禪機必能先知而預免矣使其迷惑稍淺移信佛之心信予之言切切乎聖賢岩墻之戒亦必知雷雨之至岩石必墜擇所處而避之矣安有覆壓之禍哉噫佛之教以慈悲救苦爲急世人然一香設供尙冀其慈悲救苦求種種福願於信佛

遠安縣志

明文

三

卷六

尤篤者獨吝慈悲坐視其苦嗇其福而豐其禍佛果足信乎信佛果有益乎慈悲救苦之力果足恃乎

清谿仙緣逸史

袁相公未達時偶過峻峯人跡罕到遇儒生與語曰此處有靈隱者否答曰有道者五六月每三兩日至不知居處袁曰某來脩謁得見否曰彼惡人而好酒足下求美醞一榼就此宿候或得見也公去得酒伺之數夕果有五人鹿皮冠或紗帽藜杖草履臨澗濯足大笑儒生列席以待少頃盡入茅舍覩酒喜甚曰何處得此儒生曰某非能自致有客攜來願謁仙

兄乃導公出拜五人相顧失色怒曰不合引外人相
擾儒生曰此人志誠可賞况是道流何傷乎五人意
漸解命公坐再拜就席少頃注視公相謂曰此人大
似西峰坐禪和尚良久云直是屈指數曰此僧亡來
四十七年矣問袁公之歲正四十七相顧撫掌曰覓
官職去福祿至矣已後極富貴遂言別公拜道流皆
與握手過澗上山頂捫蘿跳躍有若飛鳥逡巡不見

遊青谿秀壁記

當陽知縣區懷瑞

臨沮西有青谿秀壁其地大遠安境去玉陽三十里
每於城北延眺高峰插天翡翠一片若挹若注若竦

遠安縣志

明文

三

卷六

若踞不可方物幽異瑰瑋足令神往其於玉泉隴阜
相接徑隧相屬探奇士每窮究焉出玉陽溯沮西北
爲乾谿白石齒齒皆枯礪也沿谿西行越小嶺出玉
陽境則欹崖疊嶂空綠點點常撲馬首忽如千層碧
浪汨盪少海始信玉陽西北山谿別作世界路轉紆
仄山轉幽峭行三里有石橋則青谿注沮東出也聲
噴薄如雷聽泉數里涼沁神骨又數里入青谿古寺
縱栝數十圍皆百年物佛廬東爲古方丈西有泉竇
甚夥皆石壁下迸珠湧雪渤沸之勢何但萬斛水之
色聲氣味與人相宜不知從何置品而袁小修游記

以爲水色正碧凡水皆不得其形似纔見一端其味
淡而不甘平而不冽蠃蜒不腥其泳潛鱗不混其氣
四時皆秋或激石縫或迸沙礫跳波散沫恒高數尺
渟碧十餘畝澎湃千狀袁志蓋未逮也又西龍女祠
祠左方上爲臥雲洞卽雲光法師寫經處又上有大
士洞桃花洞循青谿數麓更越高嶺從嶺下得幽
礧蹶踏區巖石稜每冒衣袂人行礧底望兩岸烟屏
霧磴恠藤引蔓古木垂穆丹翠班駁乍開乍合真應
接不暇左右多結道士精廬今惟雲鳥逢迎卽野衲
不可得曲折數里始達鬼谷洞扉戶丈許兩壁及洞
底恒作波浪紋洞口祀鬼谷子轉入百餘武苔衣瀟
滑凡十餘折約里許穹窿處時窺天一隙蝙蝠大如
雀驚炬往來如織又折而入有石田石潭有方廣石
如碁枰遊者或得黑白碁子是行也得青谿龍湫足
消煩暑到地鮮巖壑得石竇如甕牖纔容几案便詫
奇絕或加椎鑿而鬼谷窈窕隱深鬼斧不施天巧自
然狙接蝸緣杳冥無際百里內嵌空抗雪此爲寡儔
宏之所記不我欺也

永濟渡記

璋

遠安古臨沮也而沮水之源發自襄陽

南漳遷易

無時每春夏雨集石澗溪壑飛濤走浪一夕卽至遂
世爲民患焉舊治南設李家渡北設譚家渡獨邑治
西灘湧水急險恠尤甚前宰是邑者往往泛不加意
致往來之人冒險徒涉有陷溺而莫知拯拔者適龍
泉常侯來令茲邑毅然以康濟斯民爲心以修舉廢
墜爲任以興利除害爲急卽如聿新學校文教振矣
建立城樓武備肅矣展脩公署官箴飭矣諸凡事關
國是動切民隱者悉矢心勵志次第振拔之獨邑西
河公渡未涉爲闕典焉戊午冬應征力役始以其事
建白郡守津南陳公呈請司院諭允乃編戶設渡噫

遠安縣志

明文

三十四

卷六

嘻前此厲深濟盈民用咨嗟者吾不知其幾矣茲渡
旣設則履險若夷利涉若揭稱快便者亦不知其幾
矣邑父老共詣余道盛美欲得一言以志之余惟苟
陂之利孫叔敖開之恩江之橋曾德裕建之迄今思
誦功德者不衰然則茲之制萬世利也侯之惠溥斯
民各存後世與江流同其悠久而他日大川舟楫之
濟此其基乎余故樂而記之且爲之歌曰瞻彼沮陽
流澤洋洋濟通險阻德配無疆記之日嘉靖己未五
月吉日也

新建尊經閣記

朱之蕃

世道人心所賴以長治久安不與風會茅靡波流者
疇非經術之所維持哉明興二百餘禩揭聖經如日
中天而異端曲學不得分道爭馳蓋獨秉一尊絜四
方萬里之矩而率人共由仰副列聖之所培養以收
得人致治之效古今罕儷已楚稱材藪其文章氣節
彪炳熙明於海內不多讓遠安隸於荊州據漢沔上
游宜才哲輩出乃科第獨稱寥寥鼓舞倡導之機似
久有所待者予年友高醇孫君自強筮宰是邑毅然
以興學作人爲己任相度地形學宮雖據一邑之勝
而後基卑弱不足延納山川之秀俾有所歸宿凝注

遠安縣志

明文

二十五 卷六

乃創建崇閣名以尊經殆補邑庠所未備固形勢之
必不可無非徒感慨激發於一人之見而以冥冥嘗
試爲者閣甫建適值己酉秋闈登楚賢書者聯翩得
兩生焉夫舉得其人則千里一士猶若比肩矧歷年
久遠期匪先後而人傑地靈適與符會可不謂之奇
邁盛事也哉孫令以蕃職在紀述緘書徵言以詔來
哲蕃竊謂士非經術無以起家佐 聖天子任使非
真能尊經則始進雖正未免以不正繼之究且宛轉
逢世弁髦故業惟捷是鬪惟華臚是干不惟仰負任
使而身敗名辱曾異端曲學守其說於不變者之不

若也窮經致用之謂何而安取科目青紫爲耶天意
人事旣已孚契徵應於一時美彰盛傳猶冀標植景
從於無斃孫令甫涖政而其爲一邑計久遠者不難
慮始以勉圖終斷不以宦成而萌怠念邑之人士當
文運阨塞之餘而一旦奪幟登壇倡前茅以需後勁
將來文章氣節表著宇內而稽鄉井詢邑里以遠安
爲楚材之藪詎不自今伊始也哉蕃少時侍嚴親仕
於湘沅觀覽山川之雄麗洞庭元嶽之浩大奇特意
肅皇帝中興盛治維楚肇祥材賢之鍾靈毓秀不啻
取材酌水於元嶽洞庭之間靡有窮盡也蕃不佞竊
而并以勗邑之多士云

新建尊經閣記

侯執躬

遠安縣志

明文

二十六 卷六

以真能尊經者必且慎終如始必且端軌以身庶幾
不愧師率而令興起者咸無邪慝敢以是爲孫令勗
荆州古稱名郡郡之北鄙爲遠安去郡二百里而遙
地臨四塞固全楚之上流而巴蜀之間道也其中沮
江蜿蜒若紆帶鳴鳳諸峯層巒疊嶂聳峙其前顧儒
學面西後勢坎窪來脉繚漫不足以挹納朝案環拱
之秀以故文物邈隔人士之起家科第者落落如晨
星邑令孫君深以爲慮欲起閣以振之具請於予予

惟興起斯文良有司之職守也春秋重民力乃僖公
類宮之修不書謂義得爲耳今日之事子爲政夫復
何讓遂鳩工備餼固築臺基埏埴梓材之微靡不親
畫甫經始而玉燕呈祥靈符之示若有意焉閱歲而
落成月集諸生講業其中供具不輟時加殿最拔其
藝尤者付之剞劂多士皆鼓翼自奮已酉之秋聯袂
而起者果有兩人蘭嵎朱君手額曰尊經夫經之尊
也王文成之言備矣獨以經始予易庖羲氏以一畫
開天歷數聖人而闡之爲經漫衍之爲六後人執經
求聖是經非聖試思未有經時經從何傳且未有畫

遠安縣志

明文

二十七 卷六

前畫從何起令生乎百世上者設爲不必然之矩以
繩將來之趨而百世之下望不欲就之途以勉承難
屬之緒則先後數聖已自不能揆之而一何以使天
下萬世有同然乎固知聖人常用不易之經卽吾人
常存不泯之心苞毓元始洞澈倫類在聖非增在愚
非減作者非創述者非因直是人人圓滿脉脉靈通
無壞無雜無有斷續生滅其表而著之爲經于義曰
常先儒所謂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同此理同者諒不在帖括章句中求亦不向面質授
受處得也今 聖天子申布功令廣勵學宮弟子一

時字內向化罔不一意而習明經之業猶恐諸生之於是經也既其名不既其實童而誦讀羣而討論之人出一家言自號顯門不神理是探而徒工餽飭進藉爲羔雉已棄爲芻狗究有浮沉宦態逐羶嚇腐於生平所佔俾迥若兩人是褻經也抑尤有異焉聖人本庸常易簡之體垂詔來茲而老佛者流以其淑詭譎恠之幻說角衡爭勝當時賢智每樂而驚之薄六經爲註脚視理解爲筌蹄初猶勦二氏之談作六經之旨是借二氏爲六經用也既且襲六經之詞飾二氏之旨是又驅六經爲二氏用也以六經用二氏聖

人之面目雖改而二氏未嘗伸以二氏用六經二氏之別趣轉新而聖人岌岌乎殆哉此今日所大可憫也予謂經之爲教如日中天有目共仰如水在地是處皆到大丈夫以天賦聰明從事正學奈何不定一依歸甘倒入室之戈爲異端右袒自悖其真宗以至蔽陷離窮生心害政世道何賴焉遠安氣渾俗樸諸生皆彬彬質有其文毋臯爾醇毋載爾僞於以羽翼聖真鼓吹休明其在斯乎吾將使有志經學者遵道而行自得本心動靜顯晦不失其常他日以經術經世務是所望於多士勞來勸相敦古教化黜百家尊

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勿使並進是所望於賢師師
孫君諱自疆高醅人共事學博德興祝以誠穀城張
寵因併記之

壽隆寺僧普義常住碑記

東湖雷思霈太史

郡中有居士爲予言遠安縣壽隆寺僧普義者是末
法中一大比丘也予異之已而其徒覺能至予問曰
汝師以何因緣而稱比丘能乃具道行脚某年具某
戒某年請某經某年造某懺施某刻鑄某像也予聞
而欲吐是未脫木魚氣何至與予言大比丘爲復訊
何往能曰師今以大士像詣補陀米數十斛飯諸眷

遠安縣志

明文

三九

卷六

屬語某甲當柄其山作爨者數十年足矣是吾師少
時所持行也予粲然曰寒山拾得子皆大士也方其
供爨行吟人鮮知者及其身投石壁莫知所之人然
後頂禮瞻呼謂非復火頭衲子也爾往作爨當更有
向上事否能云師言有向上事便無爨可作此語於
帝釋鼻孔稍稍磕著異日者義上人倘亦是石壁上
人耶卽其行脚所爲請經諸福德相皆無碍莊嚴也

遠安方輿書

雷思霈

遠安在夔陵之東北可二百里有奇古臨沮地也沮
水出縣西內漳水又青谿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

之東有濫泉卽青谿源也口徑數丈其深莫測其泉甚靈潔至於炎陽以穢物投之輒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谿爲名又尋源浮溪最爲深峭盛宏之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恆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日不周玩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栖託雲客宅心多結道士精廬焉唐田遊崖愛此山廬其側高宗親至門謂先生此佳否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也縣西南有青谿山一名雲夢山宋法琳大師居山洞中誦經一女頻來獻食詰之曰汝何女曰

遠安縣志

明文

三

卷六

我龍女也家岷峨聞師誦經功大故來供獻師曰崖泉聒我奈何女曰易爲耳遂辭去忽一日水從崖下流半里許方有聲後人建龍女祠於側其山之陰爲鬼谷洞春秋時鬼谷子遊此山中蝙蝠大者多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李白云余聞荊州窟近清谿諸山仙洞往往窟中玉泉交流有白蝙蝠如鴉千年之後身如白玉蓋飲乳泉而長生也北五里有亭子山又西北十五里有鹿溪山在鹿苑寺側山皆鹿曠梁陸法和曰吾看名山多無如此山者遂棲隱焉又北十五里有鳳凰山唐韋臯爲令下鳳於此又西十里

有鳴鳳山峯巒秀麗相傳宋寶祐間有鳳鳴鼎新之
識山以此名矣又西五十里爲百井山極高峻登之
可望江陵稍北則白馬山上有白石狀如馬故名崖
一曰招仙崖峪二曰撞兒峪張果老尋兒處也曰羅
漢峪洞凡十一曰甘霖洞崖穴深邃其泉不可測曰
洪崖洞曰呼兒洞曰磨臍洞曰玉虛洞曰雲飛洞曰
法琳洞曰老龍洞山高洞深內有石崖三門及龍床
之異曰仙女洞曰觀音洞石壁聳峙峭拔可愛曰鬼
谷洞春秋時鬼谷子遊此也坑一曰天坑周圍山聳
中闊十里雖霖雨橫流須臾自消殆如天造焉溪三
遠安縣志

明文

二十一

卷六

曰青溪曰白龍溪曰靈水溪冬溫夏涼四時不竭湖
二曰官湖曰香橋湖深不可測口一曰筧水口源出
雞鳴山石孔中人以木竹爲規引水以灌田灘一曰
將灘井凡七曰西市井曰劉公井曰義井曰滌心井
曰聖泉井曰東市井曰聖水井槽一曰石馬槽關公
屯兵所鑿也窟一曰乳窟其中玉泉交流市凡二曰
舊縣市曰洋坪市街凡七渡二曰談家渡曰李家渡
堡一曰南襄堡其編戶凡八里東西廣一百一十五
里南北袤一百八十里而疆域稍狹於長陽矣



重修青谿寺碑

雍正巳酉進士
常州府知府

宋楚望

當陽人

青谿自惠遠禪師開基繼爲卧雲祖師道場由晉至明千有餘年疊圯疊修其詳遠不可紀宏治七年寺僧了儀重振宗風寺遂以盛嘉隆以來賦役繁興甲戶派累官吏兵役需索繹騷如同傳舍僧多雲散田就荒蕪兼爲豪強侵冒壁頽牆傾幾於香消煙冷矣萬歷五年邑侯程公蒞任經寺中惻然動念謂高安六寺首列青谿名山勝蹟載在邑乘忍聽泯焉忽諸囚招集僧眾清查田畝痛草雜徭嚴禁差擾復首捐廉俸命住持可亮悟林募眾重修寺賴以存復賴署

遠安縣志

雍正文

卷六

縣熊公詳請道憲凡官府經過不得派辦酒席兵役往來不許住宿僧舍勒石永禁使千百年清淨香火不至等於驛亭郵遞則二公之大有造於茲寺也天啓七年寺僧洪定踵前人遺規更加式廓寺前谿環五曲橋列三渡寺中盃饗豐融禱祝雲集明末兵火屢警村舍半爲坵墟而大殿獨巋然如魯靈光疑有神靈呵禁歷今百有四十餘年物久必敝禁遠則弛昔時舊規日漸陵夷丙子予自江蘇常郡得告歸里攜幼子光彝來寺覓靜室爲讀書地見大殿有棟折椽崩之勢法像塵封令人惻惻心動其別院七處散

列大殿前後左右參差不相聯屬且皆漫漶傾欹未
堪駐足因擇地於青龍觀後別構草堂數間主僧嵩
岳晨夕晤會每嘆寺宇摧頽志在興修而難其費予
謂有志事竟成昔世尊嘗與大衆千二百五十人乞
食於舍衛城中率皆沿門持鉢予當不吝一蔬越二
年予終養事畢遵例赴都奉發江蘇鞅掌淮徐四歷
寒暑始以老病乞休癸未季春改葬先恭人於茲山
之中嘴時寺中土木之工已興而往返倉皇未暇叩
其費所自出辛卯再至則輪奐璀璨法相莊嚴煥然
重振矣大殿制仍其舊材易以新金碧輝煌巍巍大

觀也別院修飾補葺丹堊采繪亦皆燦然可觀週圍
繚以垣墉與大殿聯爲一體而局勢益壯其頭門之
天王殿大殿西隅之關廟則昔無而今有也予爲嵩
岳賀曰此老僧募化力嵩合掌曰寺中諸佛菩薩實
賴衆善重開生面十方功德敢忘所自至各殿之庀
材鳩工樸斲丹雘之需除居士在寺時倡捐山松百
餘株外止募附近鄒周羅柱料三株耳未敢妄求佈
施也予憬然異之據現在土木瓦石匠作食用諸費
不下千餘金旣不同海市蜃樓豈真有鬼輸神運一
旦成此空中樓閣耶嵩乃將積費修理之由爲予觀

縷敘述始知寺故十房而絕其三彙遺產而輪管者
舊矣歲約租三十金官府胥吏兵弁往來酒食支應
約去十之六七餘則管年者留爲經理私院之用予
初來寺適嵩值管年邑侯蘇公總戎喬公籍皆江蘇
與予以名相知戒役卒勿輕入寺中而支應之費頓
省是歲公費所餘贏前數倍繼有邑侯宋公總戎張
公亦皆嚴飭役卒恪遵舊約以故所費益簡嵩素具
幹畧善心計又躬自刻勵節衣縮食計母權子用能
銖積粟累日增月益漸致盈餘出公費以濟公用守
寺田以修寺廟一僧獨肩其任衆僧共襄其勞並不

擾累居民而關廟之創建且各罄私畜以觀厥成尤
能補前人所未逮厥功亦何偉哉下視黃冠緇流藉
修廟爲酒食資又或斂公物入私橐者賢不肖相去
何如也然非本邑文武官僚培植保護公費亦隨時
消磨耳無米之炊何從措手則茲四公者又可與程
熊二公同稱此寺大護法并垂不朽功德也予昔聞
故老言寺以谿著名其源發自岷江說雖無據但昔
寺中興賴江津程公今寺復興遇夾江宋公豈興廢
舉墜必待其人寺亦有數存乎其間歟抑發源岷江
之說不盡荒唐乎是可並誌也

國朝文

重修志書序

此稿未刻被水漂沒安公重纂

周會隆

丁亥春不佞受遠安事時則逆孽耽耽風鶴草木日與邑人士共圖綱繆間有暇日相與遊詠登眺見夫山水秀曲人物彬彬雅有泱泱大國之風因詢訪邑志欲一披全概邑人士告予曰嗟嗟邑之有志舊矣一修於劉君順時再修於孫君自強兵燹以來俱付祖龍之餘燭矣繼起者易爲力創始者難爲功卽欲奮筆丹青爲異日粉本而流風閭如又安從得乎嗣是二志往來於予胸中者再易歲一日有持家藏劉君

遠安縣志

順治文

卷六

志一冊見示者嘖然曰先賢風流不墜其賴茲一線也乎反覆展玩分門標旨條理井然而褒貶評隲皆合乎大道第間或搜羅未廣闡揚未備且劉志迄今數十年矣其間山水不改興廢頗異治績行業炳燿千古節義文章照人顏色及夫高人逸士遺世獨立竊聞下風猶增嚮往聽其久而淪落簡冊無光是有司之罪也與二三知名士謀之皆著作巨手因析舊目毅然任之稽古道準輿情考証詳取材博立心恕持論嚴要一揆於聖人作春秋之旨期於久而可傳也稿成示予予間有裔確遂登諸梓又歷歲始告竣

用心可謂勤矣因憶吾濮之志成於伯承李先生先生
生在明嘉靖朝以名進士任符鄉一時詩文聲滿海
內自李于鱗王元美輩咸推轂之故其作志洋洋灑
灑直欲自成一家言識者有龍門扶風之目今二三
君子才蒸雲霞氣吞河漢將來文名固可媲美於吾
伯承而不佞以固陋竊分其譽用弁數言俾後之覽
者知茲志之成皆二三知名士功焉若夫勸戒之義
則舊序詳之不待不佞之贅及也

重修縣志序

安可願

著述之道從古難已詞翰惟我所爲得失尚爾難掩

遠安縣志

順治文

二

卷一

矧夫筆削存於千禩褒貶聽於一言偶或失當動關
風教非筆如董狐才若班馬何能勝任而愉快故雖
以宣尼之聖而作春秋猶然罪我自任况其下焉者
歟且修志旣難於論古而尤難於衡今何也世風日
卑保無私爲毀譽乎保無臆爲去取乎予未敢知而
揆情察理要之不離乎古者近是不辭乎罪者近公
遠安邑志前代無聞已考自明初邑令劉公英纂輯
之繼而王公綽增補之皆未授之梓也至萬歷間劉
公順時始彙成帖孫公自強廣搜博採較昔稱備二
志俱經刊行明末兵火之後孫志散失獨一劉志僅

存向非周公會隆來宰是邑旁求遺志於殘缺之餘則縣志湮沒而無傳矣且周公當搶攘之秋外治武備內修文事可謂憂憂乎難之亡何甲午之水沒其藏板令周公數載苦心付之東流惜哉余自丁酉夏奉

命來邑詢知其故欲依原本錄之奈邑甫經蹂躪創痍未起奸弊未清爰是謀興除圖修舉日不暇給有志而未逮者四年於茲矣幸今歲辛丑

督學王下纂修之檄乃集紳士而議焉得操觚者數人共襄厥事一切以古本爲準惟冗者刪之淆者

遠安縣志

順治文

三

卷六

序之缺者補之時異事殊者商確而辨論之大抵前志主壯麗而今志取簡當也若夫繼起之宦蹟行業節孝隱逸未經詳核者不敢稍有冒濫良以公道難泯而罪無容辭也則斯志之刪補序辨皆諸士功余何力之有一不過瞻筆札命劄劂已耳登梓日諸士請一言弁諸首故直書以自明非敢云史也

原跋

蕭賁

邑之有志如十五國之有風列代之有史其間徭賦戶口必志人物山川必志以及事蹟之奇異男女之貞烈必志則又如貢道之有書水經之有註山海之

有經也但取予不嚴考核未精猶非纂修至意邑侯
安公來涖茲土渡沮水登亭子山望高安故址繼復
遊鹿苑厯青谿訪鬼谷子讀易處麾蓋所臨胸中已
成一部全書五閱歲去弊維新乃於聽政之暇搜舊
志而筆削之憂憂乎一切繁言之務去採訪之必實
志竣屬予弁數言予何能贊一詞昔歐陽文忠公編
集厯代史累日去取不能決遂至夜分忘睡而所集
竟以歐陽公傳今公閱數月而始布刊他日不至淪
落如泰山碑廣陵散公之有功于文獻也豈淺鮮哉

儀秦來楚師事王詡論

安可願 知縣

遠安縣志

順治文

四

卷六

世皆謂蘇秦張儀來楚師事鬼谷子三年辭去鬼谷
子曰輕喬松之永壽重一旦之浮雲惜哉吾意蘇張
未必來此夫鬼谷子蓋抱濟世之略而高隱不仕者
也不然二子功名之士耳胡爲遠遊而師之按廣輿
記載鬼谷子爲晉平公時人舊志以爲魯平公時人
誤矣蓋廣輿載入河南與王子喬並傳當是時周晉
密邇鬼谷子先儀秦而生其爲晉平公時人無疑又
河南登封亦有鬼谷乃蘇秦受書處此鬼谷子所出
名也青谿鬼谷又先生棲隱處乃因人名之耳吾意
蘇張未必來此故附辨以俟知者

濂溪小島記

安可願 知縣

余雅慕周濂溪之爲人每於蓮獨契好志各有在也
宰遠之三年化行民安遂於城東北隅署側構一樓
扁曰朝闕公餘讀書課子其上俯視溪水曲流碧潭
澄徹錦鱗泳游一快事也其中豎一石高二丈許闊
如之恠異特拔望之若龜踞乎城左當水暴漲輒作
砥柱余深奇之己亥孟夏爰命鑿池栽蓮時正當炎
蒸議者咸謂明年方花而是歲孟秋花發數莖矣邑
人士莫不詫爲清廉所感舉呼爲蓮臺余因題曰濂
溪小島慶志之有成也願其臺有三層尚可植花卉
遠安縣志

順治文

五

卷六

爾邑當兵燹之餘又安從得乎忽有奇其臺而以牡
丹進者亦衆情也又命植之其年亦花余乃憬然曰
茲石也雄峙水中不知幾千萬載其與凡石何異一
經開鑿便成勝覽且花卉亦若樂吾臺而慰吾志以
此知花石皆以類應而立志之不可不篤也於是乎
記

法華臺松風亭記

安可願

聞陸法和居士嘗稱鹿溪甚幽邃余恆冀一遊覽焉
丁酉來遠安邑人亦盛道之越三年己亥春余勸農
過之有孫公開祚率子惺愉偕庠生曾生宗孔輩遮

言曰此鹿溪也盍少憇焉余曰唯唯按轡而前山色
秀麗水勢滌洄誠哉兩壁山爭翠一灣水競曲也行
數里許有古刹曰鹿苑刹之右側一峯軒舉其狀若
臺客曰此梁居士講法華處也余與客攝衣而上蒼
松凌霄清風拂袖前眺石柱後瞻層峯左顧仙岩右
盼錦屏花卉繽紛烟霞飛舞俯仰迴環應接不暇曩
云幽邃其梗概耳余廼心曠神怡喟然嘆曰美哉松
風云胡不亭客曰昔之盛時仙客騷人多遊於茲有
亭曰松風袁小修輩嘗流連之邇者諸逆出沒久成
畏途僕等托君侯之庇獲遊於此亦空谷足音也亭
遠安縣志

順治文

六

卷六

於何存余於是毅然欲構之庀材於是歲之冬落成
於辛丑之春越月孟夏余復偕向子闕中輩登臨其
上但見山水如故亭臺一新羣巒之草木蒼鬱溪田
之麥秀偏反薰風徐來微涼漸生主客列坐塵襟悉
滌於焉或說道德而精一之宗透或話治平而康衢
之盛覩或論黃白而九轉還丹之旨明或談色空而
萬法歸寂之妙見且也觀松而起赤松之思聽風而
興長風之志出世入世惟我所欲則斯亭也地雖容
膝別有世界快哉即超然即蘭亭耶不是過矣後之
君子詎可忽視乎哉余於此又有感焉己亥之遊時

則有若孫氏父子而今則宦遊矣今日者多士濟濟
余附其中如逆旅之在傳舍耳古人秉燭夜遊良有
謂與嗟嗟芳辰易邁盛會難期撫時興懷烏可以不
記記之者誰愛蓮縣令安可願也同遊者誰先後姓
字列左也

創建常平倉記

李德裕

士當誦讀草茅結志自期僉曰苟以身許國須備悉
民隱以慰蒼生之望至其執銅章縮黃綬敲撲喧囂
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一朝尊榮反覆見背比比
然矣如我公則有異公自涖茲土也凡興除便民者

遠安縣志

順治文

七

卷六

不一而足每嘆遠安僻處山隅歷經兵燹蹂躪無遺
山之西北現爲諸寇蟠踞地瘠民疲室如懸磬又無
長江巨流舟楫之通偶值歲歉展轉流離逆知不免
吁嗟危矣哉於是涖政之三年卜地營倉於山之麓
名曰常平隨捐俸勸諭積儲其中又令里社各建義
倉輸穀實之以備水旱不數月乃告成而彼都人士
遂欣然起色慶安全之有賴焉嗟乎世之都三公位
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
富止乎一己而已其爲小民謀及身家綢繆於未雨
之先者詎有幾人若公之先勞在朝廷恩膏及編戶

聲名播異世豈止誇一邑傳一時而已乎昔禹稷之
饑溺由己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悉此故也太史公曰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
而知榮辱公之舉庶其近之乎抑又思之莫爲之先
無以啟後繼起之績易於更始後之君子不沒公之
功嗣而繼之斯三年九年之畜陳陳相因時凶固可
恃此以不恐時隆殷富可甲諸邑矣千載而下重公
之義頌公之德寧有既乎余聆公之績樂其事之有
成也因銘諸石以誌不朽云

蓮波菴原叙

劉 鑿

遠邑固巖邑也羣峯環峙山高天小雖舊以臨沮得名僅繞城一流如線時涸時盈求一滌洄委抱可以滌塵襟豁心目者絕不可得雖有山頂之奔泉幽巖之碧澗而簿書鞅掌者又以不能躡磴扳雲取供嘯咏爲恨維城之西隅有方塘盈泓水色漣漪羣峯倒其中環以隔岸疎籬相爲映帶竊意朝雲暮靄間必有奇趣可頷而惜乎居民稠雜委諸雞鳴狗吠中使往景湮沒未開生面或亦事之有待焉未可知也一日有上人一林手持一簿來謁予曰僧焚修關帝廟

遠安縣志

康熙文

卷六

多歷年所向欲持鉢他方苦心參學而我鎮諸公及闔邑紳士留之至再今選城中西湖之間構一靜舍一菴亭行將廣募檀施共成斯舉乞授一言以爲好施者勸且弁爲梵宇請嘉名焉予初不知爲何地問之則卽此城西方塘盈泓者也乃不禁忻然喜曰所謂事之有待者其在斯乎從來山水名勝之處往往多屬禪棲子欲創建於斯宜也顧天以數千百年之境而留以待子子將何以成之上人曰此中舊有土阜就其上卽爲基址周圍則加疏濬引水盡種蓮花後爲築小橋以通於岸岸旁有桃柳擇其流漏者補

植之使春飛花雨秋引疎蟬立橋而望則鳴鳳鹿溪
諸勝一覽無遺而俯眺之餘復有雲影天光徘徊一
鑑是亦不過因景色之自然稍加點綴仍不失本來
面目而已予聞之益不禁欣然鼓掌曰子誠非俗僧
也約略數言而景物之概儼然在目固不獨可寄焚
修亦可爲滌塵襟豁心目供笑咏往來之地吾知布
大地之金錢以勤盛舉者比比皆然行見一畝方塘
日現蓮花世界矣因預名其菴曰蓮渡而卽以問答
之言弁之簡端云

雲霞洞碑記

邑令徐嘉楨

遠安縣志

康熙文

二

卷六

鳳山對峙有留一寨者以士人避亂其上獨能保全
而得名也其西北麓懸岩峭壁中有一罅氤氳峻嶒
高可倍尋廣不盈尺無論古遊人不經樵人不厯卽
混沌以來千萬年未嘗有過而問焉者蓋天鍾秀於
是必待其人而後興也武當道人常甯業胎食息服
氣煉形足跡遍天下一旦雲遊此地仰眺俯觀扳藤
躡險步山陬而登焉見綺縮繡錯鬱葱清幽諸山環
拱排闥送青一水入懷潏洄呈綠且上如雲蓋儘堪
棲遲下若指禪僅可容膝其養靜之靈境乎道人跣
趺其上徘徊久之欲依此地爲修跡之所而巖徑蕭

條狹隘開拓者難之深以爲憂乃歸求山王廣化旃
檀請命於予以求資助予曰崇表福區招致神靈予
之事也予何敢辭幸鎮侯涂君都闢汪公亦樂與有
成共襄厥美而營中諸弁仁人里閭紳衿士庶亦無
不嘉與維新於是捐資募匠斬草披荆鑿石爲山鑿
山成路水從石出樹且倒生舉昔之小有觀者今闢
而爲一大洞天矣於中更墜一洞深可一丈廣可十
尺道人身坐蒲團心遊廣漠白雲縹緲衆妙圓明功
旣成而自標之曰雲霞洞乞文於予以品題之予曰
山川有眉目因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傳從來天地
精華未生賢哲卽生山水卽生山水旣生賢哲大抵
美不自美藉人而彰粵稽往蹟若龍虎之山天師演
教西山之地許祖飛仙僊都之觀蔡真人於馬尸解
金庭之官司馬氏於馬誦經以千百年未有之墟崛
起而新之茲其地固不死之福鄉其人固歸真之上
品也吾知邵老丹成玉局煥烟霞之彩步虛聲作瑤
天發鸞鳳之音道人將與洞並垂不朽矣予固陋無
文不書所作恐盛跡鬱湮貽山靈之媿故誌之

招復慶壽寺僧豁免雜徭碑記

邑舉人

楊正芳

邑侯遼陽徐公天挺宏才出宰巖邑急時所重足國

裕民其大較也禁遊手勸農桑僧亦督之耕及按僧籍南城外慶壽寺僧僅宗定一人貌古樸年七十有四餘寺竟有鐘鼓無聞者亦或有寥寥一二者稽昔人所施各寺義田悉就荒蕪錢糧重累里排隨准首僧慶隆詞稱昔時古刹一十三寺庵觀廟堂棋置僧衆頗多納賦尙易歷經變亂僧衆逃亡寺宇頽廢田地盡荒僅存一二老僧無力開墾補雖認首僧一木難支亦遂潛形山林康熙九年十二月內聞大老爺涖任招撫殘弱補扶杖疾回叩懇大施慈悲賞示招僧回寺豁免諸山雜徭庶香火得有崇祀正賦不致

遠安縣志

康熙文

四

卷六

虛懸等情批云雜徭一概豁免速宜招僧回寺焚修香火仍尋佃開種辦納正賦可也期年後僧漸歸田漸墾首僧復具呈叩謝豁免鴻恩乞賞文勒石以垂不朽又批云遠安凋疲之餘不堪再困豁免雜徭原欲招僧回寺焚修香火開墾寺田以足國賦後之君子諒有同心自能傳遠不必勒石也首僧持批向余言曰豁免乃無量功德何可不豎碑僧懇天不允乞大檀越轉達以廣慈仁余謂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亦何言哉爾欲行爾願第鐫其批詞於石以著於後自然恩光遠照奕世矣奚別用文爲首僧以余言

問之眾鄉紳僉曰唯唯問之黌宮士僉曰唯唯問之里民亦僉曰唯唯余於是爰筆而記其始末

節孝宗大母談氏碑記

遊擊孫志高

從來忠孝節義多出於名門右族而名門右族多起於忠孝節義蓋正氣流行宇內在天下爲星辰在地爲河嶽人秉之以生當知所以養之者養之者剛則不爲威屈不爲勢阻故在男子剖心可也隕首可也在婦人割鼻可也斷臂可也而此氣終不可奪因是有取於吾宗談大母焉大母年十八喪夫撫遺腹子尙信苦節七十六載至九十四而卒非所謂浩然之氣

遠安縣志

康熙文

五

卷六

不可奪耶其子慷慨拔俗有韓休王昶之風母教之也厥孫五桂孫曾紹舊業光前烈而大其家聲爲國朝屏翰母成之也乃若王氏被掠不屈三溺三躍曾孫舍身救母三出三沒一爲烈婦一爲孝子非大母正氣啟之乎若次孫愉以髻年冠軍雲孫秉貞以幼學列庠行將登賢書而題雁塔正未有艾非大母正氣積之乎一節之後而王氏之貞節繼焉慈孫之孝行昭焉孫氏之麟趾振焉庭幃之螽斯詵詵焉而亦孰非大母之報耶而亦孰非正氣之所感耶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大母一門節孝前後相承

其后裔之昌熾夫豈不可必乎今轉運使齟君雖棄厥功名掛冠綠野然蒼生之屬望猶殷

丹宸之詔書將至起先生爲舟楫霖雨知先生年彌高德彌邵所以銘鼎彝而昭先烈者又當何如耶大母曾以前明表坊今齟君之子愉重新之一時賢卿大夫莫不闡幽光揚舊德而樂爲之碑予以一介武弁來鎮茲邑叙其世系謬附本支雖無風化之司猶有頌揚之意因紀其盛而爲之銘曰

山有喬松水有神龍淑人之德天地所鍾既壽其身又大而宗百世受福如崇如壙

遠安縣志

康熙文

六

卷六

愛菊堂詩序

談經正

天地間山川風雨花鳥蟲魚以及遇合之通塞世事之治亂與一切可愕可喜之事苟觸於心必有所感所感既真而悲歡憂樂動於中而不自已者發爲自然之音響節奏顧或了於心不了於口工於思不工於筆巧拙不一妍媸異致則又有不能強者其故何也蓋詩之爲道學不博則取材不富識不老則見理不精性不敏則賦物不靈才不充則遊思不遠去斯數者而運以匠心則可自命一家而附於作者之林矣雖然刻木肖物剪綺爲花雖工於形終失其真何

則中無實物以運行其間則塊然頑然了無生氣故大河混茫終古不敝春工鑄物甲坼怒生者氣爲之也凡詩與文之可以千古者莫不皆然嘗以此論今之作者而未見其人乃於楊子之詩而獨有會焉楊子爲詩不爭奇字句不依傍戶牖獨抒己意渾灑孤行其爲一代作者無疑矣取於初以逸其氣準於盛以老其格陶於中以暢其情極於晚以刻其思綜百家而妙衆體其足不朽無疑也獨惜其才老數奇不得已以名山之業自慰豈所謂詩能窮人窮而後工者與

遠安縣志

康熙文

七

卷六

山中吟詩序

譚尚箴

余自弱冠與談子同登賢書爲好友余少談子一歲兄事之每見其放懷高寄不可一世輒發之詩以自寫其性情後十年始復晤於京師時談子不得志於春官倉卒南歸余適捧鷄澤之檄談子顧余笑曰子之出山我之入山也叩其詩不以示余固有以想其志矣嗣是余之困於吏者若而年困於銓曹者若而年就而去去而復就復去者又若而年萬狀艱難不堪告語至於今竟盈盈二十年乃忽於京師復遇談子一見則示余以詩若干卷且曰此余二十年

山中吟也噫奇矣哉余接而讀之數月於其清空一氣不染纖塵可以知其性情之高潔也於其浩浩落落得喪齊觀可以知其性情之曠達也且時而聞鬼神之歌泣風雨之怒號則知其悲壯激烈此性情之哀也時而見風月之光霽鳶魚之飛躍則又知其悠然自得無所繫累與浮雲富貴春風沂水同一機局此性情之樂也談子之詩乃不可名言而談子之性情亦止可一二爲知者道也假余二十年前早從談子遊焉知文采風流不可相與頡頏縱不然亦未必狼藉韶光至而今若此之甚悔何及哉乃談子忽思

出山以爲文采風流表之爲著述者不如顯之爲行事必欲親見堯舜之君民乃快此不可謂非善能推廣其志而由其詩知其性情其高潔猶是其曠達猶是其如是之哀且樂者亦猶是而正以少一歲者將入山之日爲多一歲者方出山之日談子真奇矣哉然而談子之力彌強氣彌壯精神更踴躍飛騰儼然有天下指掌之旣其遭逢設施必有大過人者孟子曰志者氣之帥氣者體之充余固拭目望之談子其勉之哉斯集也余將寶之山中曰與揣摩必有所得以俟談子於二十年之後度兩人者皆禿然而髡矣

砌字吟詩序

賀祉

余自戊午歷廿二載未赴鄂州已卯重來登眺鶴樓
雲樹烟波怡人心目更覺一番新趣時五華年世兄
過寓次袖出師渤南姜先生詩稿言易簣時命其收
藏五華凜遵遺訓付之剞劂索序於余并話其生平
種種芳型品誼端方學業深邃因而識渤南爲臨沮
博學士並嘉五華世兄妙齡醅厚相尙以道也江邑
與臨沮同郡相距二百餘里地雖狹隘山川壯麗層
巒疊翠蕭梁元帝謂清溪爲荆之中岳以故鍾靈毓
秀人文蔚起余披閱渤南登眺贈答諸作天真爛熳
遠安縣志

乾隆文

卷六

不事雕華字裏行間至性纏綿蓋其所植厚也詩道
性清三百遺韻人所盡曉六朝之駢麗至唐極盛李
杜光芒千門萬戶他如長吉之光怪陸離西崑之沉
鬱雄邁大約奇平高古體類不一總歸各適其性各
舒其情而已余歷閱渤南諸作悲其時遇之不偶復
幸其聲聞之能永當茲

聖天子賡歌喜起兩闡校士增以詩律以渤南俊逸
之才弗能出其蘊蓄鼓吹休明遇之奇也幸而五華
世兄以其所珍藏者壽之棗梨獲與簡張諸鄉先輩
頡頏上下將見鳳鳴山頭龍女祠畔清韻逸響與夫

高山流水相聞答不致湮鬱於草莽荆棘中也是爲序

邑令蘇汝礪行略錄墓誌

商弼諱汝礪一字漱亭少敏異喜記覽二十三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尤受知副都雷公三校皆第一遂占拔萃科甲戊春廷試引見以知縣試用湖北秋攝宜昌府倅冬知遠安縣事遠安古臨沮地俗愿樸少訐訟而未知向學君不鄙夷其民廣濶學舍召諸生講文字自爲師休勸之蓋君工詩文善書爲通材壹意蠲除刀筆筐筭俗吏之爲而油然以儒術導民

遠安縣志

乾隆文

二

卷六

民亦喜得君之子諒豈弟而母眾人也則競淬厲以俟應焉政成上官才之庚辰充同考官辛巳攝荆門州壬午兼枝江令旋移劇黃陂未赴而君疾不起矣其在荆門也會君生日故事吏人率稱觴合樂晉獻頗夥賸君揮去強之至發怒迺罷君家故貧自爲諸生時筆耕而食遠安雖瘠土或猶有培掘者而君惡衣粗食既不名一錢荆門肥矣染指者不無少色動且又非枉法財顧能壁立不墮崖隤如是君子以爲難至枝江有寒疾以勘重獄冒風雨渡江舟覆幾殆未浹旬疾加劇竟沒遠安人扶老穉行哭曰公死誰

活我者蓋先是久旱禾盡稿君徒跣走禱赤日中歸途雨如注顧不沾鄰境也邑人感爲刊石龍神祠且刻主故云然其殮也民饋之楫其楫之歸也路祭者亘六里匍匐追送不肯休嗚呼君才固青雲器一麾山邑涸焉御窮至勤死死時無妻女視含飯又貧無以歸斃斃留楚地非其兄邦彥氏數千里往迎恐死生終旅泊耳此可爲痛哭者也然謫恩在所部他日當有俎豆君者而士輒軻佗倅并不獲留一迹於桐鄉之民卽亦何嘗不死然則商弼猶未始爲甚不幸也君沒於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八日年四十三配

遠安縣志

乾隆文

三

卷六

金氏生二男殤以岷懷子起隆爲嗣女二幼四月三日權厝其槥於先塋時不利也所著詩名操縵集氣韻高秀似青邱生陳司業見復爲之序乾隆甲申春二月崇明同學弟二山何忠相拜撰

輓高廉鎮李大人

代守備作

周士巍

嗚呼伏波自誓裹馬革於疆場來帥囑軍叱虎牙於宵夜蓋志在報國則殞身爲其所輕心專立功則蹈危亦復何懼繁維 大人巍科早掇忠孝副九重之求兵符屢膺恩威遍三軍之頌當扈從殿陛與呂伋而爲儔及專闡邊疆則方叔之是式吳江嘗奏偉績

南海又觀大猷渤澥澄清魚龍屏伏是以象郡千里
瞻戟影而共恬羊城一隅倚保障以爲恃偶因小醜
跳梁於川楚遂統雄師移駐於沮漳鎮靜雍容羊叔
子之高風如昨指揮顧盼杜征南之武庫可追乃逆
匪以狡詐肆其猖狂致隸卒於倉卒疎夫捍衛五丈
原內驚大星之下沉易水歌中咸怒髮之上指非元
戎之阻遏其勢彈丸沮邑不免喋血於萬家幸官軍
之遮蔽其鋒老幼生靈始得全軀於一旦焚香齊祝
無由酬保護之施含淚共悲誰不抱寇仇之恨職分
守茲土原同鄉薦帝都壯遊曾隨五花之馬荆岑傲

遠安縣志

乾隆文

四

卷六

備得覩七宿之旗方倚熊虎爲聲援忽爲犬羊所玩
弄守啤因之齒切執戟因之心酸然壯本朝之山河
正氣自亘於不朽托天上之箕尾英靈堪永於無窮
或如魏其追田蚡之魂或若老人亢杜回之力與古
之厲鬼殺賊必不殊其赤忠作天之烈風助威立可
消其雪燄茲者悼動黼座嘆受阨之平原詔頒綸扉
比還塋之呂望霜寒江漢之野尙留肅威雲結滹沱
之濱仍抱奇氣復青者萊公之竹道設祭以延緣來
奠者高士之芻人如玉以比况職敬率僚屬虔具牲
牢洒泪奠卮冀靈式鑒

楊貞女祠碑記

周士崑

人之足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朽者惟視至性至情所凝結初不假里居以爲重也第奕禩而下聞風者慕其往行因而考其遺跡訪其廬舍蕩然無復留餘則又不免咨嗟歎息以爲憾是以其人傳其事傳其里居亦必與俱傳吾邑貞女者系出楊氏聯婚劉姓甫九齡父母雙亡依叔撫養劉子客死成都叔欲更字他姓貞女痛哭奔尼庵欲祝髮爲尼叔知其志不可奪事遂中止厥後守貞苦志歷數十年如一日邑侯鄒以其事聞於

遠安縣志

乾隆文

五

卷六

朝爲之

旌表建坊並歲給銀兩以爲衣食資其建坊之費類爲胥役鯨蝕貞女出所寸指拮据者購成之雖屋僅數椽地僅數弓而其辛苦蓄積蓋不知幾歷年所矣今貞女年已七十卽以所居爲祠廬後有侵佔者以房約勒石浼予作文記之予曰人心之懿德同好三代之直道常存貞女之行萬古爲昭後之人考其遺跡訪其廬舍必且俎豆馨香以奉之人傳而事與里居亦與俱傳雖有疆梗忍侵佔乎哉

大紅崖修路碑

周士崑

自襄樊達荆境其道有二一東出荆門諸驛是也一西出大紅崖諸山是也大紅崖屬遠安北境在荆山以南考禹貢荆州以荆山得名而荆山實跨梁豫首陽岷山兩地俱載其絲互不下數千里未可獨於得玉處專之大紅崖豈其支脈與殆不可考楚僻處荆山春秋時荆山以北爲羅與盧戎國至漢猶稱中盧其行李往來越荆山而南大紅崖實爲必由之路然皆深山窮谷非若康莊平坦明季流賊出沒其間道路梗塞無怪此路猶荒蕪不治必擇然後可以投步也我朝定鼎以來百年之間四海之內山高水清

遠安縣志

乾隆文

卷六

窮鄉僻壤胥爲桑麻耕耘之地阡陌交通雞犬相聞而大紅崖顧屢經修治依然崎嶇不平行者苦之本邑紳士陳士琚令子登嶽募衆重修皆翕然應之功旣竣負者歌於道行者頌於途亦不朽之盛舉也又不欲專功於己懼衆善之不克彰也爰勒諸石以誌之後之君子欲考禹跡之所經熊繹之所造能勿思繼事之有人乎謹疏本末用質諸博雅者是爲記

可耐軒跋

宋楷

丙戌夏余奉

命來涖茲土閱其城無垣署無宇岌岌乎有刻不能

耐之勢竊思城以衛民所關綦鉅矧邑介萬山前明
寇警屢至境內騷然今際承平當事者若田仍聽之
不爲不虞之備緩急將焉恃賴爰檢舊卷有曩年估
計案冊堪據因銳意請

帑修建經始於戊子之冬八閱月而工經報竣崇墉
屹矣廨宇頽然奚堪託處但頻年軍興旁午勿遑是
計泊甲午歲簿書稍暇甫得借廉修理自頭二門而
大堂二堂三堂以訖居室等處次第聿新週覽垣墉
足資扞衛仰觀榱桷堪蔽風雨迴憶向之刻不能耐
者茲又差覺可耐焉因額內署西軒而頽曰可耐并
遠安縣志

乾隆文

七

卷六

珥筆記之自時厥後保無有罅隙需補葺者乎是所
望於後之君子

遠安縣修城碑記

宋楷

古者立國辨方正位必嚴捍衛之制雖高卑廣狹規
制各殊然崇出治之所以護市廛之居非城莫由統
也邑爲古臨沮漢建故城向在縣北羅漢峪口因地
係沙磧建置非宜晉遷亭子山元時達魯花赤沙班
遷於亭子山下尋爲兵燬明洪武初邑令大有修復
天順七年邑令何盤重修成化二年石和尚劉千斤
作亂命尙書白圭討平之爰徙治東莊坪今之北關

舊土城其遺址也崇禎七年寇至城陷邑令王立德申請遷治未果十三年邑令周乃浹仍理前請遂移鳴鳳山之麓其時憑高爲險城堞未備闖賊陷之我朝順治四年始經邑令周會隆修築因河爲池十一年爲水冲陷邑令盧運昌重築十五年大水復圯邑令安可願重修至康熙初年邑令宋繹乃因舊城南守禦之所修復卽今治城址也百餘年來雨淋風蝕瓦礫無遺蓋邑非孔道當事者整飭未遑修之難而圯之易亦勢然也乾隆三十年欽奉上諭楚北所在城垣頽壞者動帑興修余於三十一年履任邑在

遠安縣志

乾隆文

八

卷六

急功之數爰具文請項一萬七千有奇鳩工庀材以三十四年二月興工其高長寬厚及磚瓦木石堞堞城樓俱因部式修砌至十月告竣邑地僻民貧楷夙夜躬親目營心揣亦幾告瘁矣夫事未成則創始難已成則補綴急今復欽奉 諭旨令承修之員保固三十年楷固不能辭其責尤冀後之蒞茲土者於磚瓦脫落之處時加補葺則斯城可鞏固於億萬年也

東坪河水碑記

宋楷

縣屬白土上舖東坪一帶地方其原平其野濶素稱膏腴之壤但苦無水浸灌居民鮮利賴焉乾隆三年

前令吳奉 文興修水利爰自郝規舖談家坪之五坊頭堰沮水以資灌溉因溝道所由經多有山溪間隔曩時所設規磴未能因地制宜不閱歲漸次崩塌付數百金於一擲殊爲可惜數十年來無有以修廢請者迨乾隆三十三年士民楊聯陞黃珍等欲循舊跡公議重修具稟前來本縣備查前案隨即親詣確勘念事惟由舊利則因民准其修復並諭溝道所經之地丈明水旱田畝若干照時給值其險隘處所務須妥協經理以期堅固久遠慎毋草率從事該堰衆姓俱各踴躍遂募匠興工其大溝自五坊頭至該舖

之王鑾冲渡水處計丈五里自王鑾冲至該地之土門埡分溝處計長六里而寬一丈一二尺及七八尺深一丈一二尺至四五尺不等其支溝自土門埡分而爲二一蜿蜒而東達李家店一曲折而南達老關廟等處寬五尺至二三尺深三五尺不等經營幾及兩載始獲竣工計費金錢一千有奇計灌溉之田四百餘畝年來溝水暢達俱獲豐登匪直輸將裕如行看餘三餘九坐享盈甯之慶其燕詒於爾子若孫者甯有暨哉第滄海桑田變更難定惟冀爾士民協力同心時加補葺歲以爲常則斯堰之流澤固將與沮

水並長矣余愧不能文諸首人以記請余惟紀其實
俾勒諸石以垂永久云

過山堰碑記

陳楨 鶴浦

開修水利一鄉之福命攸關其創之也自人其成之
也在天非偶然也吾遠邑僻處山陬地瘠民貧而困
憊者惟吾鄉最甚蓋他處間有源泉可資灌溉吾坪
水田專望雨澤略遇亢暘坐視枯槁旱地種植雜糧
男婦耘耔不間陰晴終歲勤勞收穫無幾常抱布出
糶負粟百里之外非以不得水利之故乎

國朝軫念民依屢頒

諭旨勸民開修乾隆二年

遠安縣志

乾隆文

十

卷六

里人黃開第與我先君等二十四人爲首稟請前縣
王吳履勘自黃泥港隔山鑽洞引水灌田辛勤數載
民窮財竭迄無成功至乾隆十年前後兩次復修終
於廢弛自是鄉人益窘離鄉就食者過半矣余與曾
子竊不自揣念前人開創之艱憫鄉人困苦之極審
厥地勢志切修復商諸老成勸諭業戶奈鄉人懲前
警後鮮不畏縮遍約里中僅三十人人捐石米千錢
募匠開挖以引其端呈請縣王宋公親勘示定章程
不許抗違乾隆三十年九月起工至次年春錢米俱
罄坪中匱乏者多有力者又恐仍蹈覆轍此時萬難

措置矣幸得聶師聖兄弟仗義捐借錢一百餘千不
敷又得匠首鄭中哲自墊食用錢百餘千黃姓措助
溝價蒙宋王借帑項五十餘兩給償至三十三年春
溝道始通是年大旱賴以無飢士民歡騰宋王大悅
命名曰過山堰據情詳報 上憲嘉之由是各鋪皆
呈請開修而吾邑遂稱樂土則此堰之成非第一鄉
之福實一邑之福也夫以艱難困窮之地修隔山疏
鑿之功疑其不成者半懼其受累者半卽當事之人
亦未免且疑且懼焉非適逢宋王之仁明與匠首聶
氏之義氣安能相與以有成也豈非天乎天假之緣
遠安縣志

乾隆文

十一

卷六

人力不能爲也迄今二十餘年衆姓坐享豐盈不忍
沒倡首之力請勒諸石以誌不忘予不敢貪天功以
爲己力但序其始末俾後人知先代之窮苦開創之
艱辛謹身節用以安享成業和衷修理以勿墜前功
是則吾之所厚望也夫爰爲序

長豐堰碑記

陳 楨

許家莊素稱樂土俗美風醇食舊德服先疇由來已
久自鼎新以來生齒日繁農民間憂乏食從前所墾
山田大抵皆爲磽确雖山下原有流泉灌救無多平
坂田畝無水浸灌雨澤愆期卽成飢歲不得不思變

通作改旱爲水之計乾隆三十一年宋王蒞任以興利除害爲務首准吾黃泥港呈勘修著有成效各舖遂蹶然而興許舊王君盡臣陳公世正世章徐君世望等首領二十四人同倡義舉邀各業戶議定合約赴縣具呈蒙宋王親勘酌定章程上自牟家莊馬家灘上開溝接水過乾河經老河口下出龍灣山脚鑿石劈岩至岩漲河出水分爲東西二溝灌田其西溝由後巷經公安廟前穿湖抬溝直至黃家埧出河東溝由東頭經河岸至灣坑邊店上出河一切支溝各從其便不得指勒照畝攤費無得推諉章程既定戮

遠安縣志

乾隆文

十三

卷六

力同心自乾隆三十五年十月朔日起工至三十七年春暮告竣然溝道猶未固也歷年修鑿人力幾瘁始獲磐石之奠迄今三十五年首士淪落將盡矣眾業戶蒙利已久不忍沒宋王之恩與首工之勞丐余爲文誌之余不能文聊述大略如此

方孝子傳

安嘉細詞訓

孝子名雍璧字藍琳遠安北城人也少有至性見父母疾病輒涕泣不食兄玉璧生而穎異父母令習儒業雍隨兄就塾師讀見父母勤勞跪而請曰父母生兒尚何事日營營耶父母慰而撫之稍長體其志令

經營家事無何玉溺水死雍赴水次晝夜哀號涕盡
血出玉見夢於父母云弟哀號水次恐與兒俱死也
父母驚覺欲往召適水次居人賈俊唐先扶雍至述
夜夢相同共爲防範得不死然自是其父惘惘若有
所失一切家事悉委之雍會陰雨城中米貴雍遠出
糴至其處心忽動亟負米歸母驚問來何速雍曰兒
在外心神不安慮家中有他急故速歸耳其姊從旁
語曰弟出門時母呼弟與父共食其實食無餘母今
尙未食也雍聞之慘然急炊飯進食自後必父母俱
食方食其父後得痿痺疾不能動履雍日夜祈禱神

遠安縣志

乾隆文

三

卷六

明走百里外求醫藥久之無效雍盡輟生產事一意
服勤致力侍床榻無須與離凡溲溺必躬親扶掖問
所欲則具以進偶不繼或貸以營甘旨雍夫婦所食
惟粗糲或食不飽不令父母知也未幾其母亦遭重
疾疾且死雍殯葬如禮其父年老喪偶意切愴惋雍
苦塊之餘時兢兢護視勸慰得解哀思而飲食起坐
康健竟如平常或時不耐床褥則於門外設繩床負
父出門坐其上觀市中來往人與鄰叟笑語移日雍
侍立無倦容或欲出望郊野則背負往遊以此頤養
恬和凡抱疾十五年壽八十三而卒雍痛不欲生竭

力殯塋廬墓三年始歸每歲時祭祀引領長號聲動鄰壁予初至遠安聞孝子名後見其人循循然言若不出口叩其平生孝行則避席不敢自居信爲天性純篤積於中而動於外者今夏闔邑人士舉其孝行上之 大吏以邀旌揚邑人又艷傳其人出卻虎及廬墓時驅避蛟水二事至誠感格理宜有之茲不詳述述其平易爲人所難爲者以俟採風者擇焉

惠遠橋記

邑侯宋楷

邑南數里夏家店有河名石堰發源於東北之龍泉

遠安縣志

乾隆文

西

卷六

張家夏家等冲與山澗小溪合流而滙於此其下爲堰兩岍俱當孔道其南達當陽荆郡其北達南漳保康興房等縣僮僕負擔者日夜旁午磨至不絕也每春淫夏潦居民築堰其下眾流滙聚疏瀹不及停爲巨浸行者病之昨冬者民目營心惻咸以修橋爲請余深嘉其意捐俸爲之倡刻日而均工伐石累趾登憑未幾工竣余聞一介之士苟心存利物皆有所濟余來茲土五年有志於此嘗愧不逮耆老等亦喜余質拙相與有成誠可書也名曰惠遠並刻於石以永其傳云

建修文昌祠記

周德豐

歷象家言文昌照臨之方文風最盛占測推驗若合符節

國朝文治光華特頒文昌祠祀典春秋兩祭亞於聖廟凡童子入學釋菜祭先聖先師並隆其禮以祭文昌焉世傳張仲孝友歿而精氣託於文昌是或然與而清淨慈悲之說見於九十七化之篇者頗多然則文昌儒也而亦老亦佛故凡名勝之區往往與老子浮屠並祀吾邑若鳴鳳清谿俱有文昌祠福河古刹元太定時臥雲僧所建寺中供奉佛老諸神像更僕

遠安縣志

嘉慶文

一

卷六

難數而文昌獨缺吾友郭紫峯先生聚鄉子弟訓課其中見東廂所供諸像殊多不經爰遷置別所因舊宇易作文昌祠並塑像焉落成後囑予作記且曰文昌七曲普天照臨豈遺於山陬僻壤哉何獨吾鄉文學之士不數數觀耶予曰朱子嘗言後世神降於巫祇緣人心向他今君於文昌不啻鑄金以事行見文教昌明鄉子弟必有牖靈府而吐奇葩者蔚然興起宣揚

盛世鼓吹休明不負君之經營創造也而因以勒諸石俾奕世後知福河之有文昌自郭紫峰始爰爲之

記

重建赤帝宮碑記

周德裕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其宿皆昏見於東南
祝融之祀夔子主之則神之廟食於楚由來尙矣遠
邑在楚本蕞爾微區故老相傳明末造邑於鳳山之
麓常多火災因奉元武於巔以鎮定之泊乎承平移
城茲土始依西垣爲赤帝宮而屋僅數椽閱歲旣久
塘水泛溢將就傾圮邑紳士朱翁濤南馬君荆山諸
君子恐不足妥靈爽而迓休祥爰爲董其事而重建
之基擴於舊材易以新內修臺廊以演劇外樹崇甬
以壯觀抑且塘水滌涸喬木蔚蔚與廟貌相掩映其
足爲聲靈所憑依不大殊於昔歟於是融風不作謔
出不聞皆蒙星靈之賜必矣是役也所糜不下千餘
金先時邑人有意修理因歲歉中止以故遷延日久
闔邑紳民樂襄斯舉者年遠冊失姓氏莫詳非敢沒
人之善亦惟明神鑒之而已是爲記

重建城隍廟碑記

鍾應焯

說者謂城隍之制肇自神農黃帝而書鈇有閒靡得
而詳郡縣之有城隍祠實始於宋至明洪武間厥制
更煥設座判事儼如長吏迄今守牧縣宰朔望必親

展謁雖禮不載於祀典而八臘之祭有水庸則知禮以義起者居多遠邑城隍祠在縣署之左自新城還定以來百有餘歲其間圯而修修而圯者蓋已屢矣庚申秋余恭膺簡命來涖茲土見廟宇傾頽難以妥神意欲新之因川匪不時寇邊方與僚屬修戰守之備爲保民之計以故逡巡未舉越辛酉賊勢漸平羣黎安堵余卽捐廉俸諏日時次第議行適有陳允清勉力輸貲願爲勸勦乃於農隙之暇命書役董其事度材木陶瓦甃首葺正殿拜臺及兩廊十司又塑木像設儀仗以肅迎賽之觀甬道前建演劇臺以侑

遠安縣志

嘉慶文

三

卷六

神更充其外爲照壁他如寢宮僧房齋舍在在經營畢備殿後舊有大士閣蕩然無存亦從而鼎建之祠之右有居民閒地買給住持耕種爲香火之需閱兩載而廢者舉故者新宏敞偉麗覺勝於舊規矣役旣竣邑之士民僉請余記之余維遠邑之有城隍神也凡祈晴禱雨求無弗應顯赫已彰而斗大山城孤懸萬壘之中復爲賊出入常川之路能卒保無虞者詎非神之呵護乎賊甫平衆旣定於是謀所以式憑爲其有功於民而食饗以報之也豈敢上比古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之所謂耶抑余竊念民情不一

政教難周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維神聰明正直舉吾見所未及者尙期默爲之助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何莫非所以事神者卽所以治民也夫余祇盡事神之心惟日孳孳求無負治民之術昔子產不毀鄉校卒成鄭潛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未能至心嚮往之而已今幸厥功告成不揣謏陋述之以泐於石

建立鬱興寶塔序

邑副周德豐

遠安山水秀峙人才輩出而取科第者寥寥面山無峰也邑侯祝公以玉筍高班蒞任茲土保民造士靡不殫心如倉屋城樓火神廟先農壇諸要典旣次第修飭而於縣

遠安縣志

嘉慶文

四

卷六

學宮前開明性地建雲路坊以壯觀瞻旣而相視地形謂此山適當縣治巽位宜建寶塔與樓相對亦文風之一助也乃捐俸爲士民倡而闔邑欣然樂助擇首士馬岳嶠贊理其事閱三月而工竣額之曰鬱興寶塔欲以抒發其鬱積也是塔也成吾知積久必通閔極必洩地效靈而人文蔚興擢高科登顯仕於是兆之此公之大有造於吾邑者也謹勒石以誌不朽

佳植紀年

屈啓宇

詩曰如南山之壽卽繼之曰如松柏之茂松柏可與

南山媲美則其壽亦當與南山併永也矧托大聖人之靈爽以垂諸千百世之後者乎字自嘉慶戊辰冬司鐸遠邑愧於學校無所裨補歲丙子固始祝公孝憑宰是邑見廟前基址爲隘巷所迫慨然捐廉購民舍開神道建雲路坊一座坊內梧桐二株卽祝公所命植也牆內槐二株則教諭張君載陽所植越辛巳字亦植栢二株於大成殿前又植栢二株於啟聖宮旁厥後殿角及櫺星門內各植栢二株明倫堂前栢凡六株次第就植邑人士復於牆內植松三株梧桐三株今皆青葱鬱茂森然可觀當不異於南山

遠安縣志

嘉慶文

五

卷六

之媲美者矣獨怪州志載唐菴古栢爲盛唐爲中唐爲晚唐不可得而考也邑南青溪寺栢較唐菴尤古相傳寺建自晉代爲東晉爲西晉亦不可得而考也嗟呼後之視今將毋與今之視昔同字不敏爲之紀其年並誌其所自植以告來茲而及時之培養灌溉是又深望夫後之繼起者

懇詳前令宋楷入祀名宦呈

陳崇閣

竊以邑長膺司牧之權閭里咸依爲父母聖朝渥酬庸之典臣僚亦報以馨香凡有功烈於民例享春秋之祀昔者胡烈刺襄灌畝仰築堤之策僧

孺治鄂成城傳陶甃之方桑蔚崇邑懋哉張詠之功
鐵鑄荆門偉矣象山之績史傳所垂名難枚舉俱以
賢良報最血食於今事昭往牒理印來蹤恭惟前邑
侯 宋明府本匡劉之經術爲卓魯之治功書清慎
勤以名齋綜猷爲守以勵志飲冰茹蘗遏絕苞苴勸
稼巡郊屏除僭從公餘四時訓課月旦親操化洽一
邑絃歌風聲遠播哀矜折獄入頌神君撫字心勞衆
稱慈母凡其矢公矢慎者無一敢負

國負民也而立德立功卓然不朽尤莫如興水利建
城垣二事葢爾遠邑僻處萬山雖有平田盡屬磽瘠

遠安縣志

嘉慶文

六

卷六

一遇乾旱輒嘆無年 明府下車伊始念切民依謂
汨汨沮流可引而灌也爰是單騎遠眺陟降歷乎巘
原短塵輕揮廣深劃爲溝洫酌規條以諭紳耆捐廉
俸以勸經費溫語宣而父老協心嚴命下而悍頑屏
息或令穿山而潛流地中或令越澗而飛度規內引
出幾灣綠穀食其福者八九區蒸來滿地黃雲均其
利者十三舖至今醉扶春社猶存此日口碑香刈秋
秔輒念當年手澤水利之需被貽澤孔長矣再者遠
邑近接均房遠通巴蜀

國初以來爲流賊出沒之所先是累土爲城短垣可

踰雖設駐防之營卡未固捍禦之藩籬 明府仰承
上旨盡易前基計日量功聞鼙鼓而踴躍均糧贍衆
荷畚鍤者懽呼料鬻塼埴之工兼市木石人忘拮据
之瘁罔謳哲黔雉堞女牆從容告竣神祠官廨次第
圖成蠹譙樓而四門有伉掘深塹而一水如環數十
稔頽垣斷瓦俄而改觀百餘里地邑民居恃以固圉
偶然小醜跳梁望壁壘而莫犯從此四民安堵捍荏
苒以無虞在昔小心謹慎保固僅計三十年於今勝
槩巍峩堅完已近六十載城垣之鞏固厥功不又懋
哉夫經世之猷養民與衛民並重報功之舉仁吏偕
遠安縣志

嘉慶文

九 卷六

能吏同登 明府涖任彈丸遭時孔棘值南征弗庭
之日餉運維艱撫中澤未定之形鮮烹匪易而乃籌
畫一心恩隆再造興雨雲汗雨之謠固金城湯池之
勢締構有方留貽無盡緬厥勲勞合列循良傳內思
其德政應躋名宦祠中 生等 素庇棠陰同沾黍雨或
目擊而銘膺或耳聆而感泣當日居官盡職本無干
譽之心後人飲水思源詎昧含醇之自雖絲繡衣裝
登豆間陳於蔀屋而杜父召母功勲宜達於

楓廷輿人之頌不若

綸音之褒野祭之儀何如廟祀之禮 憲臺保民如

才黜符前哲深仁有善必旌俯鑒羣倫懿好爲此公
懇 臺前賞准詳請 上憲據情
題奏入祀名宦祠內闔邑頂祝無旣矣

高祖正從公紀事本末

李超倫

公諱正從初姓方名勝由行伍從征李來亨以功拔
荆營把總康熙三年撥遠安防守是時遠邑城郭傾
圯烟火寥落公統率兵卒芟除草菅編立木城卽今
城基也十二年吳三桂反雲南公從征常德吳勢正
盛公首奪吳戰船七隻擢荆營千總仍令回遠安汛
遊擊孫志高以西山觀音砦爲荆襄咽喉欲簡能員
遠安縣志

嘉慶文

八

卷六

以防賊之出入撥兵五百命公往立柵仔防數遇賊
首陳宗起戰於觀音堂通城河虛牛冲等處賊奔潰
又拒張自發王惠等於南漳十七年奉調征川公沿
途收復興山歸州巴東西壤諸境十八年補遠安守
備十二月調征巫山四路總鎮發給叅將委牌擢公
爲先鋒十九年正月同各路大兵抵漢平鋪遇賊楊
來嘉王鳳岐大戰賊敗走追至巫山城內賊走重慶
公領馬步兵一千追至涪州來嘉降五月內調興山
防守接奉綏遠將軍蔡牌調遠安守備一員領精壯
兵三百兼率荆城千總一員兵二百荆門營千總一

員兵一百軍前聽用閏八月十五抵沅州九月初一
綏遠將軍各總鎮發給泰將劄付仍爲先鋒進剿未
半月破鎮遠平越二府十月至貴州息兵養馬二十
年二月自貴州起馬赴安順府安南衛至臘雞坡遇
線賊大戰總鎮陳提標後營遊擊林陣亡公截兵救
援槍獲尸骸歸營初八日復戰線賊敗奉將軍令追
至白水灘且催護四路糧米以應軍需又奉令修搭
鐵鎖橋三日橋成大軍渡河赴平倚衛益州至虎牙
關下營二月二十一日賊出城大戰金總督東路迎
敵綏遠將軍中路迎敵公拔幟先登兩路接應敗賊
於歸化寺等處賊奔上銀錠山大兵週圍鑿濠賊奔
去逼賊於雲南城內十二月初七日攻破重關得勝
橋等處二十八日公請大將軍炮七尊上銀錠山向
賊城攻打內不能支賊將郭壯圖先自縊賊主洪化
亦自縊而吳逆遂削平無餘矣二十一年回遠以功
加左都督銜食左都督俸仍署遠安守備事二十七
年夏逢龍反據武昌奉總鎮嚴檄令陸路進兵赴荆
州府荆門州恢復應城德安麻城數縣又奉令星夜
取黃陂至天明擒賊數人軍前梟斬嚴總鎮諭取漢
口須用爾作先鋒公遂取漢口復漢陽徐提督與瓦

將軍自荆口上屢戰大勝武昌城遂不攻自降夏逢龍在黃州被擒斬首餘賊悉平各路奏凱回營丁總督諭公且勿回帶兵札守漢口防賊餘燼十二月二十七日始回遠三十一年蒙 恩陞授峩邊營遊擊前後任遠二十八年所在奏績任遊擊八年仍食左都督俸協和文武撫綏兵民較之遠安多安戢苗蠻一事政事之暇遊峩眉山有住持僧守衡者募修大峩石大樓五間公親撰碑文載峩眉縣志中三十九年致仕蜀中士民製詩文屏帳爲壽刊碑石傳頌德政依依不忍舍去時有僧一德者棄儒歸佛業岐黃遠安縣志

嘉慶文

十

卷六

熟脈理願從歸遠公買余家冲田一分安置一德於觀音庵俾供二廟香火命伯祖長遂公從僧受醫學公之無疾坐逝僧皆能預斷之生曾祖兄弟三人長爲楫以遠安籍列國學次爲林三爲梅俱列庠壽八十四歲

重修如意橋記

馬學珍

縣西南隅有石橋予記總角時嘗遊其間道旁有尺碑並不載其始自何年創自何人但鐫曰如意橋竊心疑之意此道上通南保下接荆當往來行人經歷者眾修之者本其意之所如履之者莫不各如其意

斯橋之命名意在斯乎既而聞諸故老知爲隄陳公明謨立願獨創適如其意之所期此橋之所由名也近因教匪滋擾鑿池保城高其隄防而橋勢低下歷年溪水漲漫折毀橋梁行者苦之其不如意者多矣今年春偶偕同鄉諸君子經過此間慨然而有復修之志相與捐資鳩工庀材不逾月而補葺完繕克復其舊未知人之過之者其亦如意焉否也事竣爲之記以著諸君子樂善之誠亦以存斯橋不朽之名云

賈貞姑墓誌

彭含章

考古漆寶琴音娥碑皆奇香異馥光照史册不意吾

遠安縣志

嘉慶文

十一

卷六

卿亦有其人如賈貞姑也姑爲庠生思宣公女貌端凝性純一恪遵禮法父母常珍視焉幼受姚姓聘年十四姚生卒姑聞訃痛絕欲從夫地下既思父母在堂未忍以一死貽憂遂矢志不字時遠近聞姑賢爭相委禽父母亦婉導之姑力拒曰從一而終義也負義雖富貴奚益者誓以死乃從其志初姑欲往姚姓門守夫靈以終奈姚姓一貧如洗衣食不能供給乃依母家日事紡績親串里族不能識其面也事父母以孝聞曲意承順數十年如一日兄嫂亦得和諧而善遇之無何父母尋卒姑號泣至血下哀毀太甚亦

鬱積而終嗚呼以垂髫女大義凜然如此此足愧煞
鬚眉者而膝下瞻依又復肫誠篤摯姑之貞孝殆成
於天性者與姑歿時年四十五其兄等以請旌未果
丐余筆以誌其墓余筆秃不能闡發幽光而姑之奇
節爲所素曉義又不容以陋拙辭也爰叙其端末以
鐫諸石

遊鹿苑記

貢生 王徵璠

鹿苑古刹高安勝地也人以其近而忽之予嘗往遊
遙見兩山對闔上出雲霄其下狀如戶意卽古所謂
雲門者尋溪口而南山環水曲異境疊開絕巖之下
苦竹森森一峯特立有亭翼然臨於其上是爲松風
下有錦屏匝地石柱沖天一水灑澗萬石森列一俯
一仰而變態出焉由是登古臺厯仙洞覽斷碣覓遺
踪梁居士之講經依稀可聽宋了機之悟道髣髴共
參嗟乎名山勝蹟何地蔑有在會心人自領之豈必
蓬萊方丈始足窺天地之奇哉忽於耳目之前而莫

遠安縣志

道光文

卷六

知其妙所謂習焉不察也夫士不得志未有施爲隨
寓而安莫非至理譬如一家之內父子兄弟夫婦皆
耳目前之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從皆耳目
前之事父父子兄弟兄弟夫婦皆耳目前之
境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兄之所以友弟之所以
恭夫之所以義婦之所以從則其由耳目前之境而
高焉而深焉者也可以其近而忽之耶予遊是山而
嘆人之遊如未遊不啻有父子兄弟夫婦而如未有
父子兄弟夫婦也因援筆以誌感

泰山廟碑

貢生 李甲焯

天地生物不測而代天地以生物者亦不測况巖巖
泰山爲羣嶽之長生物之功尤著乎周禮職方氏於
九州各詳其山鎮以其興雲雨利民物鎮安一州也
泰山乃兗州山鎮昔人謂其雲起而雨遍天下以其
澤無不被也聞泰山爲天帝孫主人魂魄且知人命
修短又聞太昊爲青帝治東嶽主萬物發生考校生
死神道大公不囿一隅則士民之立廟而拜禱也不
亦宜乎遠邑東嶽廟在城東門外規模宏整境地幽
閒創造而後歷年已多雖有好善者時加丹雘而風
雨剝蝕旣黯然而無光亦歛斜以將頽今住持僧募

遠安縣志

道光文

卷六

化重修功旣竣屬余書其事於石因得聞其詳焉蓋
自嘉慶年間鳩工經營量力行之時而停止時而興
作於今九年矣先易圯榻腐瓦以安玉座金身後及
兩廊山門與後堂各位神像罔不敬修益令人瞻仰
而肅然敬起余嘉僧之虔心修理尤慕諸君子之樂
善而相與有成俾補偏救敝飛虬棟以騰輝草故鼎
新駕虹樑而煥彩以傳爲盛事也自茲以往致敬者
旣一心居歆者必千載豈不廣布好生之德常推仁
育之恩以覆生靈以庇衆善而降以遐福維日不足

哉

重建赤帝宮碑記

公安訓導 周德裕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其宿皆昏見於東南
祝融之祀夔子主之則神之廟食於楚由來尚矣遠
邑在楚本蕞爾微區故老相傳明末造邑於鳳山之
麓常多火災因奉元武於巔以鎮定之泊乎承平移
城茲土始依西垣爲赤帝宮而屋僅數椽閱歲既久
塘水泛溢將就傾圮邑紳士朱翁濤南馬君荆山諸
君子恐不足妥靈爽而迓休祥爰爲董其事而重建
之基擴於舊材易以新內修臺廊以演劇外樹崇甬
以壯觀抑且塘水滌澗喬木蒼蔚與廟貌相掩映其
遠安縣志

道光文

三

卷六

足爲聲靈所憑依不大殊於昔與於是融風不作謔
出不聞皆蒙星靈之賜必矣是役也所糜不下千餘
金先時邑人有意修理因歲歉中止以故遷延日久
闔邑紳民樂襄斯舉者年遠冊失姓氏莫詳非敢沒
人之善亦惟神明鑒之而已是爲記

詠史詩百首自序

陳金鑾

余有詠史詩百首或問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
別趣非關理也而非多讀書多窮理詩究不足以致
其極子不見夫古之作詩者乎其人皆有一番真志
向真性情又遊歷通都大邑勝水名山博天下之壯

觀極宇宙之美境以及於形形色色人人物物入耳而會心遇目而怵懷本其胸中之蘊作爲詩歌或古體或近體或五七言絕句不拘一格斯乃可以言作詩至於詠史之詩則更有難焉者自古及今史冊浩繁帝王不下數百其間忠臣孝子名士賢人貞婦烈女難以殫述試問何者當詠何者不當詠予限以一百首是子之偏也是子之陋也子休矣無以此示人爲也余應之曰爾之言是也而亦未盡然余之才與趣固不逮古人遠甚足跡亦未遍天堦而自少而壯自壯迄今凡所遊覽之處會心怵懷非不可暢其志

遠安縣志

道光文

四

卷六

趣抒其性情況先輩詩中不無詠古之作余雖不能經經緯史夏玉敲金力追乎古人而觀歷代史冊亦時有所感發欲敷衍以識其人其事溯自秦漢以來帝王間有標題而有明十六帝均賦一詩取其近而易考也外此忠臣孝子名士賢人貞婦烈女有關世道人心者多取而賦之如謂聖一漏萬卽聰明才力高出尋常什伯者亦未必盡史之帝王人物而悉歸歌詠也且余素不知詩何敢云作是詩也謂之輯略也可謂之隨筆也可詩云乎哉或乃首肯者三謂如子所云云詠史詩一百首不多不少可以發其凡矣

李毅庵先生墓誌銘

天門 歲貢 歐陽標 麥溪

李毅庵先生諱超倫字德先遠安人也以乾隆乙卯
舉人赴嘉慶丁丑大挑列一等赴部自請改教戊寅
補吾邑教諭迺學使沈按臨安郡公在省領憑聞署
東齋侯公年逾七十因告假月餘以脩脯讓焉余心
異其人恨相見之不早也抵任後榜其門曰自愧於
文未廣敢云以教爲官及接見道貌溫潤吐茹淵涵
知爲學邃養純之士經師人表兩無愧矣辛巳歲公
兼理司訓有舉孝廉方正者賄囑多金公直其冒濫
辭金不允又屢賜寒生脩脯資以路費其廉介之見
遠安縣志

道光文

五 卷六

於吾邑者如此公先世籍黃岡明初遠祖某公授江
陵廣文遂家焉嘉靖間太高祖良弼公宰四川富順
縣復籍富順之鴻河鄉崇禎季年高祖正從公避張
賊之亂回籍江陵 國初以討賊功授遠安守備陞
四川峩邊營遊擊食左都督俸見遠安風俗淳樸遂
籍焉曾祖爲梅公邑庠生弱冠棄世祖長青公邑庠
生年不永尊人某明經嘉慶丁卯司鐸均州母葉孺
人辛卯解元諱奕焜之姊生公早逝公弟四皆今胡
孺人出尊人倣劉殷法各授以藝噫公誠遠安之望
族也余詢公云鄉舉大挑常恐不列一等公胡告降

爲公蹙然曰北堂親老遠省跋涉多起居之勞未若
近地一席得以時通音問遙申甘旨雖祿薄身安而
初心稍遂因是知公爲純孝人也又詢公云寒氈送
考他人奔趨尙恐不逮公胡告假爲公笑曰侯君老
矣余猶有待也因是服公之廉先是遠邑侯石公嘗
與闔邑紳士舉公孝廉而公力辭不就以視世之非
孝非廉營營於仕進者薰蕕固迥別也如公者豈但
經師洵人表也夫以公少噪黌序壯登賢書公車七
上而終老儒官遇亦嗇矣尊人卒均陽學署公以名
孝廉扶櫬歸里猶費周章公卒天邑學署藐諸孤以
遠安縣志

道光文

六 卷六

二千里買舟載柩倍極艱苦情尤慘矣韓子云所謂
天者固不可測蓋如斯耶然而德行文章後之修家
牒誌邑乘者必能備錄焉以待輜軒之採况次君前
茅屢拔服闋後行將一日千里又何患報施之終爽
耶公昆季五仲氏先其尊人逝慈帷逾八旬孝友之
誼白首如故生丈夫子三長某不壽承重孫炳文幼
次榮蜀季榮晉俱業儒孫炳翰幼公生於乾隆己卯
十一月二十二日子時卒於道光三年四月二十一
日丑時享年六十有五葬於牟家莊阡作某山某向
余遇嗇於公而文尤拙次君以余與公相交深而相

知悉也又不欲假名於當代屬余紉公之實余不辭
謏陋塞其請而爲之銘曰文粹行優高山仰止餘韻
流風長思柘水

周德裕先生墓誌銘

貢戴星治

先生

諱正恢字

德裕別號構堂以明經授公安廣文

我械村夫子次五子也週歲失恃賴嫂氏胡育之械
村夫子家窶貧館於邑先生五六歲時受讀於長兄
正暄日誦千言幾成童械村夫子攜至館與四兄德
豐共筆硯遇難解處一覽便悟苦乏膏火常燃香照
讀輒至夜分弱冠入庠遂以舌代耕顧嚙口益繁蒙
遠安縣志

道先文

七

卷六

館莫濟朝夕幸德配賢淑農桑嫁娶悉以身肩課勤
懲惰皆有法度以佐家政先生乃得篤力於學先生
性端慤簡古淡泊氣象雍容如春風扇物對之令人
意移至其教人善談名理工開喻精講說得其解者
自謂如夢初覺如遊知歸憾來遊之不早而以得侍
函丈爲幸前後獲雋者三十餘人先生一應鄉試名
心遂淡然科歲屢擢高等爲提學所賞比至公安甫
入齋諸生喜曰先生之文吾誦法已久今何幸得瞻
師範乎由是以詩文呈誨者堆積青氈丹黃甲乙無
曠時披閱旣勞神思而學署又連被水淹濕氣浸膚

夫人遂於前歲歸先先生卒先生亦竟以病卒於署齋世兄四人扶櫬歸里合葬焉嗟呼先生雖慙於進取使得大其用而鼓吹休明豈非吾道之幸乃遭逢不偶至於斯極幸其試牘已登名選爲士林共知蓋由家學淵源棠棣競秀一門自相師友而又研儒先以取精鎔羣書而成采其文皆見道有以入古作者之室昔人謂今古功臣是兩韓爲足式衰起靡也今觀諸君子結隊連鑣蒸蒸日上多稱名手吾楚功臣將於是乎在當非謾爲諛墓也晚受業於棧材夫子兼承先生誨爰爲記而銘之

遠安縣志

道光文

八

卷六

銘曰山斗之望雅正之遺蘇湖模範風月襟期鴻妻萊婦女宗母儀追配前烈光啟來茲

適可軒跋

梁光釗

古人有言適可而止嘗變通其意不能自適輒一無所可理或然與予攝篆茲土地雖瘠苦俗尙安恬而且山水抱城烟霞繞郭簿書餘暇足資優游卽此似無不適似無不可乃知琴鶴風流非關美缺也因編額並聯以識使飛鴻爪跡活現雪泥庶不虛負所書云耳

修沮江書院碑記

梁光釗

嘗聞西序東膠法制特詳於三代春秋羽規模備列於四時凡以修明學校而鼓舞人材也方今

聖澤長遠 文治休明國學與鄉學俱隆大成與小

成並重用能統秀士頑民同歸於道抑且合澧蘭沅芷盡升諸庭所以碧桃當戶深柳垂堂半夜讀書三時請業課藝則宋郎清絕研經則蔡氏專精在通都大邑作育人材之所大抵皆然余嘗遊覽其間輒低徊留之而不能去也維茲遠邑夙號名區鹿溪據北楚之雄沮水奪南漳之勝西望則峯巒挺秀日斜鳴鳳之山東瞻則巖谷幽奇雲擁老龍之洞地靈若此

遠安縣志

道光文

九 卷六

人傑奚如乙巳之秋余攝篆茲土下車伊始覩山川之形勝每動流連試學士之文材胥堪振作乃家自爲學人鮮相師書院之設刻不容緩因查道光五年前宰唐公會倡舉其事規程議立礪未卒行二十年熊公又欲踵成之旋以升調去任事亦不果余乃繼二公之志決議興修叅之學師佐以捕廉遂集邑中諸賢紳發簿勸捐僉謀悉協於是衆擇易舉指日鳩工越年餘而書院成夫興養立教有司之責也集思廣益學者之功也多士生逢 盛世合就甄陶今

既設立講堂延師課讀絳帳萃鵝湖之美芸窓守鹿

洞之規歌風奏雅勝友如雲雕宰鑄顏化人如雨將
見頻年攻苦磨鐵硯以將穿一管花生奪錦標而果
得誠如是也不亦樂乎然而創始匪易繼美良難所
有山長脩金生童膏火與鄉會試士子贖資現雖草
率舉行日後捐資充盈其一切章程更當求諸美備
惟期有加無已庶足歷久遠而厚栽培是在諸賢紳
之善爲經理也是卽余之深爲厚望也夫是爲序

建修沮江書院碑記

劉子垣

書院之名由來舊矣自省會以迄府州縣莫不有之
凡以人材之興必由學校而學校所入惟茂才書院
遠安縣志

道光文

十

卷六

則茂才與俊秀兼收其所成就尤多然必經費充盈
束脩膏火有所出始能行之久而不廢遠邑縣治屢
遷由羅漢峪而亭子山而東莊坪而鳴鳳山復由鳴
鳳山而東莊坪其間學宮隨爲轉移而書院獨未聞
豈以僻在山陬未遑於教乎抑地瘠民貧經費不足
之故耳舊志李石帆先生傳稱其建書院以爲邑子
弟課讀之所而此外不少概見未知其爲官爲私也
并載儀社在舊城書院內書院內可爲儀社則書院
之虛設可知 本朝康熙五年宋侯繹由新城復治
今城建鳳山書院於小西門內亦祇傳收其租以賑

寒士未有議及書院者道光五年唐侯方耀泣遠始毅然有興修之舉捐買談宦東門街基地一所價半入而去任事遂中止二十五年熊侯寶畫至欲續成之適有職員傅正操願捐經費田畝以足舊價議甫定而熊侯又去任事亦未果嶺南梁侯光釗踵其後乃集闔邑紳耆謀之皆踴躍從事勸有成數遂於丙午年興工至明年丁未落成以沮水經城西南流因名曰沮江書院佈置周密規模壯闊過者莫不以爲遠安之大觀矣是役也基址工料共費三千餘緡邑紳均與有力而董其事不避勞怨者武生陳國泰穆現才監生王朝俊文生李中孚等也但工程浩大費無贏餘雖間有捐輸田畝經諸首士居積復有增益而所入無多每年月課數次膏火卽形不足而束脩又無論矣當事者慮之欲爲繼長增高之計以迫於時艱勢不得不從緩以待後之繼起者余重諸賢侯之義而樂諸賢紳之能襄厥成也爰爲之序

義僕記

周維翰

十世族祖諱之受三歲失怙繼母李犢愛其所攜前夫子女視公如贅疣悍畜之公有姊五歲字豪門李溺諸溪水而以前夫女字馬家有老僕名繼嬰

知其謀不敢言一日自外歸見公墜於塘李在岸若罔聞見者僕急呼奔救李始拯之起自此每甘言餌僕僕知其欲死公也陽順承而陰護之眠食與俱樵於山抱以負薪出汲手攜之以行犁田置隴上時日注之李有所親某居市上者來飯畢李送之門外予以錢耳語移時次日某復來少頃卽去僕覘之大疑午飯攜公歸李以蒸餅出色異常知有變呼犬食之犬旋地嗥踰刻斃卽禡負公持餅與犬訟之官邑宰性明決逮李嚴械之吐實杖立斃獎僕再三帛書義僕二字旌焉後公成立遇僕最厚而僕遠安縣志

道光文

十二 卷六

終身執下人禮不衰沒葬南山之麓立石三尺題曰義僕之墓至今歲時公子孫上冢集而拜者率常數十百人

嗟乎撫孤存孤古人難言之矣世有伯叔至親視其同胞子若孫顛連困苦若秦越人不相識友朋生而爲歡雖親兄弟不異及其死也寡婦孤兒登門求一絲粟吝弗與更或利其所有陽結之而陰申焉人臣高爵厚糈世受國恩托以藐諸孤而受其禫又有反顏事仇相與殄滅其舊君之子孫殆盡而毫無顧忌者比比也問彼蒼從何處得一副心肝造成此僕哉

余少聞父老縷述爲之墮淚者屢矣爰誌譜末切告
後人年年除夜寒食慎勿忘墓前一辦香也是所要
囑

青谿寺叢林始末

青谿寺向無叢林有之自維靜和尚始靜法名如山
本邑談氏子年十七受戒於夔陵惲叅禪師矢志於
本寺建道場沿門托鉢銖積寸累十餘年苦心經營
丈室齋廚次第告竣嘉慶庚午給牒旋示寂玉泉僧
慧證代建法幢證後本寺僧清澈繼之澈持戒律善
持莊寺賴以興澈後爲涪溪寺僧廣禪禪後無人院

遠安縣志

道光文

十三

卷六

久空慈雲寺僧續智惲叅後裔道風清潔寺眾迎師
駐錫法炬重然今主錫者爲本寺僧海濶先是寺分
七房多債累道光甲辰紳耆令僧同炊勸債主讓子
錢債以清叢林初建時毘盧殿收租僅廿餘石大殿
公項每年抽穀十石資之房旣合濟眾之穀始裕迺
立規條俾寺長合有謀分者逐出寺庶僧知所守而
青谿叢林乃垂久云并附佃戶約於後

青谿寺佃戶約

青谿寺山田 國初皆荒地招佃開墾佃民斬荆棘
鑿巨石於山腰橫砌爲隄形水瀉土淤每一砌得石

田數弓後以次植桑果諸雜樹頗獲微利嘉慶初年
寺僧議加租請於衆先文毅公曰佃戶涓滴之利皆
其祖若父血汗所遺伊等衣敗絮食粗糲累旬日不
食油鹽忍以加租苦之且寺山租錢二百千零水租
穀二百石零僧不逾二十人量入爲出食用無不足
否則租雖多適供遊蕩資耳又何加焉事遂寢道光
初僧又以加租商衆以文毅公語語之近年寺內七
房合炊住持文印海濶爲寺政頗有起色當無復以
加租之議進者但恐數十年後後起不如前人浪蕩
蕭索租復議加必大致紛擾則主佃俱不安矣因邀
遠安縣志

道光文

十四 卷八

同紳耆書明亦不加租原委刊志存証以免後擾惟
佃人不法爲匪釀禍許僧逐佃另招佃人不得以先
世開懇藉口霸佔是爲約

建修第五橋碑記

青谿流六七里與柳林澗水合山中適玉陽之通津
也秋冬水落架木爲杠春夏山漲連日冒險涉或人
畜淹斃迂道塗足行者苦之先是乾隆庚戌歲里人
趙世珍與某甲約於上流建谿澗二橋趙建谿橋時
決水入澗便修築也後某甲爽約水不復故道谿橋
遂成廢物趙氏破產無成績至今猶賚恨焉此地離

廢橋數十武兩水既合一橋可渡余每與同人議之而計費千金畏難輒止客歲上巳諸友人修禊山寺同里監生丁禹門捐百金爲倡玉陽庠生李凌霄邑人職員喻碧峯一續捐百金一以募化百金自任於是接踵而起者同鄉庠生鄒省軒玉陽監生陳世秀職員陳世楷等捐資咸勇集費鳩工凡九閱月而工告竣余嘉諸君子好善樂施芳名宜壽諸石又慨趙公之義弗彰而喜得終其志也爰敘端末以告後人至滄桑更移隨時保固是將來鄉望之責杞人所預禱也是役也禹門主計族弟靜夫督工殫心竭力厥遠安縣志

道光文

十五

卷六

功甚鉅匠人葛佐學催收人陳開智孫義直勤勞亦足嘉云

重建寺塔記

此地向有石塔七層欹斜榛莽中間所建人與世寺僧未之詳也戊申四月塔忽傾石蘚內隱隱有字跡披而讀迺我五世叔祖昱公所造時創修宗譜設局寺中而塔傾適與事會論者謂在天之靈告焉族弟明睿公遠孫也商諸同宗重建之輦置南山之陽下增二級視前峯嶺尤可觀可謂善繼志矣考邑志谿之第三橋係公與徐氏同建是舉則專任之洵爲樂

善不倦而到今三百餘載後裔繁衍逾百家有孫如許人尚克修復舊業以丕著前光報施固不爽耶是役也匠資出自宗人輦運堆砌諸費悉寺僧任之寺自嘉慶以來香火蕭索道光年間房之分者復合文印鐵舫兩住持少年恂謹爲寺政日漸豐饒以故諸廢咸次第就理云

月下見谿雲紀

道光癸卯與朱小松讀書谿源蘭若六月十五夜計月明可玩推窗視之谿上斜光數十縷如白練掛樹間煜爍射目急呼小松面窗外遙見四山白絮成團

遠安縣志

道光文

十六

卷六

如列萬幕長短方圓墮林木虧蔽宵隙成形小松曰此絕妙清境天欲爲我輩洗俗慮也時溼氣侵人攜尊酒且飲且行啟關則雲氣潮湧撲入襟袖間谿橋莫辨兩人對面不相識攜手學盲人行履石橋曳踵而前此身如入混沌中山月谿雲都無所見出入林陰時見白光明滅氣滃滃然上行半里許出雲外星月皎潔樓閣儼然回視所棲處忽成琉璃山一座可驚可喜之狀難以言喻小松曰此雲數見乎余曰未也常見谿岸白氣成縷人呼爲谿雲以今較之霧也此雲不晝出夜出無月不顯僧衆卽見之亦不能言

以故住寺三十餘年今甫遇之轉盼間谿上俄然開
朗仰見空際浮雲一縷如擘橫亘銀河又知水雲魚
鱗之說不盡然矣時小松興盡欲還而上方蒲牢已
動乃沿谿聽鐘聲緩緩行時館童煎茶正熟隔谿呼
飲歸視茶烟蒸蒸猶髣髴身在雲氣中也

遊陽洞記

少讀談復齋陽洞紀遊詩羨其佳勝思一往頻行不
果月之廿八日宿王氏山莊銳意往主人曰巖際多
樵客墜石驚人余曰勿恐也同里鄒古村山耆龐廷
治弟子韓夢吉與俱遂行初入澗兩山足相倚如促

遠安縣志

道光文

十七

卷六

膝石礧礧上作菊花形稍前一峯摩天高不能以丈
仞計絕壁石罅中古木如虬龍經霜映日五色斑斕
折行百餘步始聞泉聲巖上滴如簷溜蓋匯而成流
也走二三里兩山面向折其腰作兩人對語狀壁上
懸溜彫鏤刻削皆神工鬼斧如乳如筍如瓶爐如肺
肝如楊柳枝梧桐葉芙蓉花如馬上山獸入溪鳥赴
巢以千百萬計種種駭人矯首左右盼項爲之勞中
最奇者一人立具冠裳後隨一人微短小以傘蓋之
又二石莖下垂張其末酷似軍中樂喇叭形龐翁曰
此喇叭巖也再前澗愈仄陰巖對峙纔二三丈日月

經年不照寒氣砭骨窺天得少許談詩所云天光一帶委折明似從隙裏矚朝暘是也洞在山之腰高殿如大廈面有石壘爲前人避兵處詩碣二一爲鄒建侯卽古村遠祖也字跡半磨滅問其年約在談詩前洞內石柱二石鼓一映日作紺綠色滴水成潭澄清可鑑洞之上垂乳縷縷如冰箸謂是滴水凝結亦有下垂復上曲者造物奇詭殆不可解昔袁公安遊華山遇險絕處謂值一死余竊謂不是過也時日已銜山寒氣凜冽余方竭目力窮山趣而同人興闌欲返甫入澗前山墜一石斗大作雷聲役人大號余笑曰

遠安縣志

道光文

六

卷六

茲山自談復齋後幾二百年而我輩始至山靈有知方笑領之不暇而肯虐我輩乎是小作遊戲試余膽氣耳余膽壯也同人聞之皆大笑

牧兒語序

劉子垣

牧兒其能以語傳乎哉牧兒有語不過其淺者而已近者而已語而繫以牧兒其語豈能傳乎哉然牧兒語之傳非真牧兒能有是語也其人傳是語之先自謂其語之淺其語之近謙若出於牧兒耳而其實牧兒不能爲是語也牧兒不能爲是語而託之於牧兒使人之聞是語者謂牧兒亦有是語庶幾穆然思惶

然愧有以感發其善心懲創其佚志乎而牧兒語於是乎傳周子柳溪著有牧兒語一編余索而觀之類分十六自敦倫教家以迄待人接物其中千言萬語無非欲人遷善改過以自適於正猶詩三百篇可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也其溫厚而和平則出學士大夫之口其慈祥而惻怛則具天地萬物之心而謂牧兒能有是語哉牧兒有語不過其淺者而已近者而已抑又思之語亦未可忽以爲淺忽以爲近也苟有關於世道其語淺其義深也苟有裨於人心其語近其旨遠也舜好察邇言舜所以爲大知特患人之不

知所取耳奚問乎淺近哉古人垂教之語無取高深非好爲平易蓋淺則易入近則易從道固如是也柳溪之爲牧兒語亦欲人之易入易從而已矣而謂不足以及傳乎哉或者曰牧之爲言教也柳溪牧兒語柳溪之教子語也余謂牧不專於教而養之義居多柳溪而徒以是語傳之家則謂牧兒語爲教子語也可柳溪而不徒以是語傳之家則將使人人知有是語而不敢以爲教也謙而託於牧兒雖自謂其語之淺其語之近而惓惓望人易入易從之心則與古人合焉是語而傳又將隱然有學問之意詩曰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比物此志也夫爰因其命名之義而爲之序以還之

鳴鳳山記

劉子垣

鳴鳳山者遠安大觀也都人士謂余曰此山可比武當不可不遊余遂於丙午八月朔曉發出西門渡沮水過珠寶山途中所歷僕夫皆爲余告焉初入谷口指南山半岩曰此古烟霞洞騷人墨客過此多留題又指北岩曰此塵寰蓬島上有仙人遺靴記余方左右顧盼而路隨溪轉已過多子岩矣又曲曲盤盤一折至沮江赤壁旁有白廟子久廢再折至普陀岩下

遠安縣志

道光文

三

卷六

有觀音閣亦廢復數折至永聖宮宮後爲三清殿殿後有洞道人華正綱所鑿以棲隱處對山半岩間曰雲霞洞康熙初武當道人常甯居此邑令徐嘉禎有記其旁無量庵廢基爲江陵解元葉奕焜讀書處其右河邊砲臺石爲遠洋營教場渡河中石突起三層曰濂溪小島島上有池可以栽蓮號蓮臺對河石門爲李石帆釣磯石上字猶隱隱可見北爲雲棲庵又北爲城隍廟抵山麓門前學官明倫堂舊址杳不可得遂舍肩輿緣石蹬登頭天門舊爲新城東門其右半岩間有觀音閣舊火藥局設於此又下爲廳署

入白雲深處則安遠樓在焉後山北爲舊學署其下有牛城爲舊北門朝闕樓在其間折而南登長城岡瓦礫滿目縣署遺址猶存由岡上經靈官殿再上過武聖廟迺登二天門謁文昌宮宮旁右下卽岩溝萬仞爲南門處宮後爲儀鳳岡昔人題其處曰鸞鳳常鳴又南爲杉樹嶺由嶺折而北又折而南曰朝山門門之左拈香者號龍頭香霧雲洞在其下門之後曰轉身殿距門數武有石狀如龜蛇仰望金頂銅殿如在半天脚力倦坐石上稍憩復起挽兩旁鐵鍊從馬鬃嶺猿猱而上直至絕頂道人出迎遂入廟門至客

遠安縣志

道光文

二十一

卷六

堂澣沐備香楮衣公服詣元帝位前行禮畢由玉皇閣三清觀轉至客堂更衣道人獻茶訪以明月閣清風亭趙公臺和合石聚仙橋諸蹟悉與縣志合道人又導以觀東宮元鶴樓西宮長春樓併宮旁團圓會觀音洞八仙堂蓮花池香水池由八仙堂右下曰南天門望鳳鳴樓打鼓洞南岩宮皆歷歷在目宮旁有泉水其味甚甘天旱足資山用縣志稱山半有泉清冽可愛疑卽此也山麓舊有五龍宮爲新城西門其太陽宮則今所新修者周覽旣久足盡茲山之大概隨返客堂小坐遙見紫皇寶殿匾額旁記梁武帝年

號似與縣志不符豈古爲他廟成化時因邑中火災而改建元帝廟與抑古有元帝廟成化時重建與亦猶茲山稱鳴鳳或謂因宋寶祐鼎新而名或謂因侯令尹避亂而名也日暮由原路下一一識其處歸而誌之爲後來遊是山者導先路焉

重修慶壽寺碑記

周汝珩

天下事之難易不在乎事而在乎作事之心心期於必成雖事之極難措手者必思委折以求濟此儒者之恒德釋氏子所謂行念也邑之有慶壽寺自明成化始其後廢興不可考迄乎乾隆時復重建之寺爲

遠安縣志

道光方

三

卷六

接詔宣諭之所每逢大典官紳於是萃焉洵重地也嘉慶以來殿漸傾圯近年則岌岌乎不可待矣駐錫僧文印毅然以改建爲任邑之諸君子更力贊其議且謂寺以慶壽名非一切菴觀比官諭民輸紳勸商助成功直轉瞬間事耳命持印簿散募各鄉一時好義急公者咸輸將恐後已諏吉動工有日矣適劇匪犯玉陽因中止厥後每議興作之期卽賊耗警急之會軍資樂輸相繼供億邑事日以多議遂久寢然僧之志不輟也嘗謂余曰茲寺傾敗已極今不修後更難爲力而兵歲兩荒動輒多阻吾惟以數年苦積之

穀爲經始費再催簿上所輸之錢源源以資接濟想夫牆圯垣毀阿羅露立佛面塵封仁人君子必有惻然動念而解囊相助者蓋意念迫切則胸中時懸一現存樓閣日冀如願以償時勢艱虞弗問年歲荒歉亦弗知也嗚乎僧之計可謂愚矣然愚而誠誠則人皆諒之以故諸君子憫僧之勞卒成其美鳩工庀材踴躍爭先竭數載之經營合一邑之全力凡五閱月而工告竣余嘉諸君子始終維持之心芳名宜壽諸石又竊喜僧之功與諸君子相得益彰也爰爲樓述端末且以見天下事有志竟成也

